



水邨集四

序書啓疏

~20
1012
4

水邨





水村集卷之七目錄
疏

辭掌令疏

多臺處置後因朴弼明疏斥乞遞疏

辭司諫疏

請停進宴疏

辭同副旨疏

乞遞職兼陳所懷疏

乞遞職疏

辭判決事疏

因工曹判書金鎮圭疏論泰英事辭職疏

因工曹判書金鎮圭疏辭職再疏

辭大司諫兼陳所懷疏

辭判決事兼辨李明彥詆斥疏

因吳命恒疏乞免大司成疏

辭戶曹叅議疏

辭大司諫兼陳所懷疏

辭兵曹叅議書

辭刑曹叅議書

辭右尹書

辭知中樞府事書

辭工曹判書書

辭右叅贊書

乞休退書

乞休退第二書

擬上疏

代錦山儒生三賢書院 賜額疏

水村集卷之七

疏

辭掌令疏

伏以臣本朽鈍蔭吏百無一能年既衰老猥占科名
 而出身之初酷被誣讒為言罔極幾陷不測幸賴
 天日在上昭釋無餘而危艱之蹤有不敢自安於朝
 仍忝郡寄得保衰喘未及一年而春坊 召命遽及
 於下邑疎逖之臣 恩出望外感淚自零臣與世抹
 搬動輒顛躓乃於在郡未發之日又遭意外橫逆之
 患初不過對應而反增其怒只欲存體例而益加其

辱彼狀先 聞而臣疏未 徹其抑勒搆誣無所不
至則文罔之罹臣安得免乎上以獲戾於朝廷下以
貽羞於搢紳自反自訟不敢尤人杜門屏伏分甘廢
棄者已過半載矣不意千萬夢寐之外 恩叙忽降
繼有栢府之 除臣聞 命震惶若無所容顧此罪
廢之賤臣有何毫分之可取而剪拂收錄一至於此
隆恩厚渥與天同大感激之忱唯思糜粉而第臣情
勢有不可復厠榮塗者頃日呂必重之疏又踵崔世
鎰餘論追提壬午科事語極陰險操持之意义而愈
深必欲置之於黜黜疑似之間驅致罟獲而後已臣

既與在其一網之中身名之僇辱情跡之危感與一
榜諸臣同歸而只緣臣出外被 譴迄未得陳暴其
所怵惕不安有倍於他人矣臣老病侵尋精神消亡
雖靡訾釁已無陳力之望而自遭污辱以來垢穢在
身如匪澣衣心灰名路念絕當世豈可以時日稍久
而自同無故之人晏然冒沒揚揚出入於臺省以喪
其廉義也哉臣瀝血之疏見却喉司未承 召牌實
出於萬分窮蹙而違慢 上命臣罪當死席藁私次
鈇鉞是俟不料勿罷有 命恩召復臨格外 異數
惶竇深而 親祭隔日導 駕無人區區廉隅有

不暇顧雖不得不黽勉出肅以叅陪從之列而其不敢仍據臺端則決矣且臣素患消渴注夏之病傷於酷暑漸至沉痾昨日僅經陪祭扶曳還家症情添劇若將垂盡旬月之內差復難期茲敢不避煩猥冒死呼籲伏乞天地父母俯垂矜察亟許鑄改臣職名以重官方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多臺處置後因朴弼明疏斥乞遞疏

伏以臣以愚陋之見孤弱之蹤值此朝議橫潰戈戟相尋之日猥忝臺端獨當處置不能俯仰直陳是非

其取顛沛固已自料而儒臣劄駁果即峻發目臣以沮抑言路壞損臺體驅臣於懷私蔑公之地誠若斯言則臣之罪狀竄極猶輕而聖批不從至以未見其乖當爲教臣承命感激不知死所及見其繼上之疏則罪臣之言又加一層不遺餘力臣恐懍縮伏只俟更發之論而仄聽累日尚今寂然當遞不遞進退路窮一日在職罪戾采增茲不得不露章自列仰暴微悃以冀聖上之垂察焉臣之處置本意盖以世道已壞風習大傷互相捃摭轉成乖激將至於人無完人國不爲國其在鎮靜之道不可不略加論

水村集卷之六
責以杜後弊故近日起開之人無論彼此一併請遞
只欲伸公議而靖朝著豈敢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儒臣所怒者只在於李彥經之見落而若以其疏避
觀之則外托無隱內實有啣用意所在灼然可見今
雖曰無所挾雜不爲務勝人誰信之哉此皆 聖明
之所已洞燭者臣不欲嗷嗷爭下以傷事面也臣於
方生之論先嬰其鋒不灰則傷勢所必至宜卽自屏
以避叢鏑且被劾仍蹲斷無是理臣之不敢一刻冒
據也決矣伏乞 聖慈亟遞臣職仍勘臣罪以嚴公
議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辭司諫疏

伏以臣以畸蹇之命而老忝科名以庸碌之質而濫
叨從班過福召殃負乘致寇此固理勢之必然而豈
意陷身之資卒由於是滅頂之禍一至於此哉臣始
於劾罷之論心膽自寒繼以拔榜之 啓毛骨俱竦
爲言罔極驅納坎穽叢鋒束刃齏粉是期而幸賴
皇天仁覆白日昭臨拒其累至之言拔之將墜之地
旣 賜辨雪又加校拭 除命相仍卽畀舊踐乃以
稀世之大僇荐蒙曠古之 鴻造拯濟之 恩有踰
肉骨臣雖生殞成結豈能報答其萬一哉前者薇垣

命及於賊懼縮伏之中臣初不得逃遁以避亦不敢露章以辭情窮勢感竟未免再違 嚴召臣罪當誅而 聖度天大始需 恩宥終止遞罷臣於此震悚雖深而賤分粗安矣不意 叙命旋降 恩除踵至諫省 新命又及於夢寐之外如臣無狀有何毫分之可取而 曲加收錄終惜廢棄若是哉臣誠惶實感激不知死所第臣情迹有不可復齒朝列者非止一二數臣請冒死而略暴焉壬午一榜爲世禍網搆捏而造謗揣摩而伺釁意在必陷今已四年初備於鄉紳之投匭復闖於憲臣之抗疏再三嘗試益

加操切終至於臺 啓而極矣竊見臺 啓首稱不公繼言可疑至曰將必爲亡國之兆其所論列鈇鉞森嚴旣謂之不公而可疑則所當明覈姦私之狀快施誅殛之典以之破羣疑而服人心討厥罪而正國法豈可大其聲而輕其罰但止於拔榜而已哉干私得科何等罪惡而臺臣論劾只發其端初無指摘之事跡 聖上處分只斥其非又不按覈其虛實圖起頭儻侗歸宿 天鑑之下至枉莫白朝著之間餘怒猶吼臣之情事亦孔艱矣目今白簡已停 聖斷雖明而臣旣被不測之名長抱無窮之耻有若新拔

溝坑穢污尚存剪拂薰沐非不至矣而其如滓辱之
難洗何哉臣若自謂內省無愆憑恃寵靈揚揚出
入於臺省則人將指點而嗤之曰是夫也纔以拔榜
被論者也其爲可愧甚於撻市將何顏面復厠周行
且伏聞諫臣面對時又以諸人若皆如李海朝之
自處則豈有今日之論爲言筵席語秘雖未得詳
而其意所在亦略可見臣於此醜惡益深無地自容
一端廉耻臣亦有之頃年被誣之初豈不欲自廢而
自全哉只緣其後查案之辨覈旣詳朝命之敦勉
不止臣見事未瑩處義不周終莫能永辭朝班錮伏

山野貪榮戀祿墮冥行衆皆睚眦而不知避舉欲
推擠而不知退卒見陷於罟獲之中無非臣之所自
取也執此爲咎亦何患無辭而今乃陽斥鄉疏陰濟
其說始構極罪終責廉義有似捨殺越而論鬪毆棄
齊斬而察總功何其語意之矛盾擬議之軒輊一皆
刺戾而使人迷眩耶今若使臣迫於嚴命冒沒復
進則其忘廉喪耻之罪更加一層當與從他笑罵者
而同歸以塗附塗詬彌甚耳朝廷顧何取於臣臣亦
何心於世而何必纏縛驅使卒之上失用舍之道下
缺進退之節以之益機弩而挽搢紳哉且臣前日所

遭憲臣之彈極口醜詆恣意凌躡更無一分餘地此亦非等閒規劾雖蒙 聖上曲垂恩庇幸免罪罰而慘礪重彈前後沓至則臣之一身豈有可措之地乎其所臚列率皆湊合勒加而獨其中暮服葬前赴舉一欵果是實狀蓋臣年過六十終未得斷科其間情理實有萬不獲已者一身不至癘疾則不敢拋鉛槧一息未及就木則不敢廢場屋是臣非爲科欲所牽也祇以至憾在心而所重者存焉故耳及在壬午赴試之日適在姪子未葬之前臣之妄料以爲桑榆已迫餘日無多手下之喪且異尊行臣欲赴闈則有歉

情禮臣欲自廢則將貽辜負感念赳赳冰炭交中遂未免黽勉冒赴其傷情害義之失每一念至未嘗不怛然疚懷知臣者或不無推恕之端而不知臣者之非斥烏得免乎以此爲罪固所甘心旣犯禮防理難自隱故臣於初除憲職之日卽以身有此事不合清顯之意陳疏自列隨復違牌坐罷辭內居外而 聖明不以此見罪朝廷不以此見棄因仍差除勉強從仕則顧臣情實初非敢掩諱釁累躡取清班也至若申女事臣之本意只在於明倫而正綱則查離先後之是非臣不欲更辨而今乃以按治之後事多不實

不材集
厭然自掩不一引避爲責何其急於吹覓而不自知其歸於誣罔也申女納招之後仍有查決之命而金吾堂上引嫌遷就訖未結殺則事之虛實姑未得分其所謂不實者何所據也自掩者何所指也語不成說臣竊訝焉至於多臺處置一欵此實臣見忤之關楛而被彈之肯綮也竊觀近年以來世道已壞風習大傷黨比變成仇敵朝廷化作戰場互相摺摭唯事搏擊將至於人無完人國不爲國臣所憂慨恒在於此矣適當鬧端大起乖激方極之際臣忝入臺端而兩司處置獨歸於臣臣本愚戇不識時世冒犯駭

機妄有論列此乃臣之罪也盖因其爭下務相角勝語或不擇意或不美故無論彼此一併請遞而其挾雜私意先惹不靖之失亦不可不論故略欲糾責置之落科臣之愚見實在於示規警而正風習鎮紛曉而杜私僻未嘗一毫左右於其間則正欲以少伸公議而不失臺體也今乃以爲不恤公議傷損臺體臣未知所恤者何議而所損者何體歟臣於伊日旣在其職而且無應避之嫌則獨當處置臺例卽然臣安知別有擔當之人而處置之必異臣意曲思巧免終不當之耶今謂臣恐其處置之不如意挺身擔當是

水村集
其意蓋欲使臣隨勢而俯仰避事而徇人以爲依阿
苟容之地臣雖駑劣不忍爲此態也臣疎迂樸鄙守
分處拙與世抹掇絕意營求跡屏於朝貴耳聾於時
議而趨附時論之詆乃反及臣惟茲題目自有其人
以此目臣恐不近也大抵臺閣相規自是常例處置
立落自有公議而臣一當處置衆怒如火玉堂劄駁
諫省譏斥憲府 啓彈迭起攻臣如報私讐者只由
於其時諫臣之見落也實未知有何別樣機括於其
間而緣臣誤觸以至於此耶噫當姻親掌試之日名
叅文榜是臣之一不幸也方黨議分裂之際冒登臺

省是臣之二不幸也值風波震蕩之時獨當處置是
臣之三不幸也受人之污讖者科甲也被人之猜齟
者臺省也人以科甲爲榮而於臣則辱而非榮也人
以臺省爲華而於臣則禍而非華也臣自遭僂辱以
來旣未能剖心以自明又莫得挽河以自洗上慙
君父俯愧朋知杜門屏伏與人相絕念及名路魂夢
亦驚臣之情地到此其不敢自比恒人復立朝端也
固已明矣况臣壯不猶人老將及耄病日侵尋精已
消亡雖非負俗之累實無陳力之望茲瀝肝血之辭
敢暴崩迫之懇伏乞 天地父母亟命鑄削臣職仍

令刊名朝籍永勿檢舉以靖私義以清仕路不勝萬幸

請停進宴疏 掌樂正時

伏以臣至愚極陋衰病無用而過蒙拔擢猥玷侍從且其被誣罔極將陷不測而卽加昭雪俾獲保全踵頂歸化毛髮皆恩竊念人臣得此於君父者自古及今能復幾人臣雖糜身粉骨誠不足以仰酬其萬一報答之路唯有進言苟有一得之愚可以少補於聖德則臣何敢以駑虺自阻猥越是懼不爲之罄竭上陳以負我聖上生成之至澤哉况臣待

罪樂官享宴音樂是臣職司竊附執藝之義不避出位之誅冒貢瞽說以効葵忱唯聖明恕其罪而垂仁採納焉我殿下自卽阼以來嚴恭寅畏敬天勤民遇灾而盡修省之道阻飢而殫調恤之方一念憂勞終始匪懈此上天之所以譴告相仍而仁愛我殿下回怒底豫下民之所以饑饉荐臻而感戴我殿下變呻爲謠祈天永命之休在於是而岡陵齊壽之福亦在於是者也今茲陳賀進宴之舉旣由於三十年卽位之大慶舉國臣民歡忭惟均廟堂諸宰合辭陳請而聖心自抑固示異讓終迫於羣下之

敦懇且感於春宮之誠孝累度力請而後始乃勉許可見我聖上撝謙之至德與堯舜比隆者矣臣未知眷佑之皇天有何可怒於我而宴禮才定風灾卽發掀天振地折木拔屋原野所被若逢打獵一夜之間八方同然至於舟船漂沒渰歿無數雖周世之偃禾漢時之揚沙豈至於此酷哉竊聞今年穡事一經風灾傷損旣慘而加以冷雨作害更無餘地望斷西成人多呼哭諸道狀聞亦可槩見言念元元寧不愁痛伏想我殿下乙丙之憂比前歲益有加矣當此之時君臣上下只宜焦焦焉恤恤焉弗遑暇逸

求所以答天譴救民命而已顧此進宴之舉深恐非其時而失其宜也田野有呼哭之民而京闕行宴樂之事此豈殿下謙挹之本意而亦豈不有乖於弭災召和之道耶春間議定之後值有雪灾特下宴事待秋之命夏末禮官稟請宴期復下姑觀秋事更稟之教我殿下畏天恤民不自滿假之盛意至矣盡矣凡我臣民孰不欽仰敬服哉惟此前古所罕之風變何如向來春雪之小災而矧復秋事之大歉今已判矣臣始謂我殿下必將惕然警動卽命退行而側聽累日未有處分臣不敢知旣下之

成命有難反汗已設之都監不可輕罷而然歟臣請
以先朝故事爲殿下申告焉昔我孝宗朝丙
申將進宴於慈殿而因有虹變停罷至丁酉乃
行顯宗朝乙巳將爲兩慈殿進宴而亦因冬雷
停罷惟我兩朝之進宴並爲慈聖有異今日而
日期已定有司已具因天示警皆卽停罷我先王
畏天戒之盛心豈非殿下之所當法者乎且伏聞
國儲枵然經費方匱庫藏有不支之患倉粟有難繼
之憂宴品凡具雖命減省其所費用亦且不貲若
以一日之宴需移作萬民之賑資則全活人命不可

勝計其有光於聖德豈不愈於堯樽奉觴虞殿賡
歌之樂耶惟我春宮以出天之篤孝抱愛日之深
誠今此進宴之期屈指以待將擬稱觴上壽以奉
兩宮之歡而若因憂災遽爾寢停則其在至情缺然
何極非獨春宮之至情如此凡我在朝之臣亦莫
不缺然矣然念帝王家之孝自與匹夫不同我春
宮唯當仰體聖上畏天恤民之盛意去華務實以
贊聖德此真古人所謂養志之孝也至若鐘鼓管
籥之交奏拜舞獻壽之縟儀不過爲豐亨豫大之盛
舉而我聖上萬壽無疆義軒是期稍待災戾消滅

時和歲豐追設進宴之禮則來年後年無非可行之日而情文盡備無復虧欠獨不勝於遇災憂懼減需略行也哉且臣伏聞因獻仙桃一節外宴有用女樂之議臣竊以爲不然也考見本院所藏樂學軌範惟此獻仙桃一節本因高麗遺風別錄於軌範而無此節奏又按五禮儀內宴有女伶外宴無女樂自世宗朝凡宴始不用女樂宣祖朝宴亦不用女樂則揆以國朝典禮及列聖故事皆所不用何獨於今日欲用不典之微文創開無前之謬例乎齊人歸女樂於魯孔子去之不正之色非禮之音聖人之

所不視不聽者也堂堂聖朝行莫大之宴禮而嗶嗶之音棣棣之儀無非正禮雅樂其爲燕樂無過於此何必以娼妓雜戲陳於其間然後方可爲助歡之資也哉今臣所陳非敢獨出已見妄爲異論自有灾警進宴之當退羣意多同臣抱懷耿結爲日已久而情迹危蹙莫敢發口適忝該院冒昧獻言伏願殿下卽命有司停罷進宴以待後日徐議復行亟講消弭之策備荒之政以應天心以答民望此實宗社生靈之福也臣愚忠所激語不知裁唯殿下勿以人廢言而試加財幸

辭同副承旨疏

伏以螻蟻微臣最居人下年且衰耗百不堪用而過蒙洪造猥塵清顯前後忝竊無非不似絲毫未補罪戾徒積尋常愧懼若隕淵谷至於累被污鱗而昭雪無餘生成之德天地莫量感泣之忱銘鏤心骨只緣孤危之跡處世益艱愚陋之質觸緒生疣復叨臺省倍切憂畏纔引疎謬之失方俟遞斥之論矣不意銀臺寵擢之命忽下於千萬夢寐之外臣驚惶震越罔知所以自措也顧念臣無寸功可紀無片善可錄今茲拔擢之恩何自以及於臣身也頂玉之

列壻級高峻喉舌之地責任要重決非如臣庸駑衰病者所可叨冒且臣忝登科甲今纔四歲遷陞太驟物情俱駭臣身冥升之凶固不足恤而其於誤政而辱清朝何哉臣環顧循省且慚且悚終有所不敢冒昧承當者茲敢疾聲呼籲於天地父母之前伏乞聖慈察微臣人器之不稱諒微臣肝血之至懇將臣新授職名資級亟許鐫改以重名器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乞遞職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虛脆之質年又衰暮常多疾病近因風夜供

劇筋骸精爽疲頓憤替殆不自堪昨於承牌詣闕之際重傷風寒不能省事移時稍定猶覺渾身戰掉無處不痛此乃積傷所發不比一時感冒若不及時調治恐難復起爲人出納重地豈宜暫曠伏乞亟褫臣職以便公私抑臣以病祈免不當贅及他事而臣以無似蒙被 聖恩與天無極向來橫逆旣 賜申釋中間妄發亦 垂獎納加以以拔擢之 寵寘之於近密之班從古人臣之得於其君者殆未有如賤臣今日之遭逢臣雖至愚亦有人心感激圖報可質神明况臣族本孤寒朝乏黨友一身於世惟有盡忠

於 君父而已苟有所懷其敢終默竊惟頃者 聖明不顧 祖宗付托之重臣民愛戴之誠遽欲爲非常之舉中外瞻聆莫不震駭崩迫不啻若赤子之將失顧復矣何幸 淵衷翻然準許羣請 宗社之慶無大於此仰惟 聖明之收還備忘於數日之內者豈但爲羣情之難抑而已哉想必察前命之未能審處而然也噫有疾而欲養倦勤而思閒凡在常情莫不皆然而今我 殿下不恤一身之勞瘁復攬庶務之繁稠者此誠古聖人竭力以勞萬民之意而其克已遷善惕然改圖者尤可見 聖念之悔悟矣苟能

因此悔悟之端擴而充之則天下之歸仁可坐以致
而况 殿下既寢禪授之命仍守艱大之業此卽一
更始之會也彼前日之震駭崩迫者今將頌祝欣忭
之不足必皆拭目翹足以待治化之日新若能益明
義理以嚴是非益究惠澤以濟民生益建皇極以公
用舍益修政令以振恬嬉則庶可以少副衆心之顛
望矣日昨 殿下之特命大臣引對者意甚盛也而
其所 下詢不過慰悅都民輦轂之下根本所係則
先其慰悅意固有在而八方萬姓莫非邦本則獨先
都民已有不咸之歎至於大臣所以仰陳者不足以

對揚 明命臣竊惜之誠願 聖明無以此前席之
所酬酢謂可以稱塞更始之化更加講究於上所陳
四者毋令衆望終歸落莫不勝幸甚嗚呼頃日 備
忘實臣子所不敢忍聞在大臣之列者是宜碎首力
爭之不暇而其時藥院 批答既下之後大臣來詣
賓廳不卽論列及其因使事請 對有所懷書入之
命則亦不言及於此事且伏 閣與廷請事體不同
凡所陳 啓不計度數而初日一 啓之後日未及
晡而原任時任諸大臣遽皆罷歸不爲更爭曾無積
誠回天之意有若應文備數者然在廷諸臣莫不駭

歎至有面言其不可於大臣者矣且受經幄臺閣之
任者或諉親病在家無一言爭論或聞有物議事過
而始封章夫伊時國家之事何如大臣言官之職責
又何如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今日朝廷誠可寒心
此其關係至重且大誠願 聖明勿以既往而忽之
且 備忘收還固可慶賀而古語曰一歲再赦善人
喑啞又曰赦者小人之幸可不慎哉朴行義之因國
家有事欲令其私黨之罪犯深重者得蒙赦宥肆然
投疏以至引喻失宜者情狀可惡 殿下旣嚴斥於
批旨則其心所在想亦 洞燭靡遺矣更始之道無

過於明義理嚴是非以 殿下之明聖當已慮及於
此而亦望於前頭諸道罪籍 稟裁之時無或過施
曠蕩之典致有喑啞之歎幸甚臣於近事亦有可言
者枚卜國之重事而大臣獨當加卜之 命初不力
辭此旣有失至於不採輿誦而仰問 聖意之所在
亦乖事體且其所取舍不免顛錯末終所卜亦出妄
揣公議莫不爲非則 聖上之下教警責固其宜也
而臺閣亟請還收有若大臣無所失而被 譴者然
此固未爲得體至於玉堂之劄則語欠分曉跡涉紛
鬧以致不概於 聖心而究其本旨稍有間於臺

啓未嘗以大臣爲是而 殿下直疑以阿好恐或未
盡 燭其情實也大臣之誤事如此且彼儒臣等素
不心服於大臣則夫豈甘心營救哉蓋不過以事體
言耳噫大臣誠失矣而 聖明初則任用之隆末乃
鄙薄之甚殊非待大臣之道而今因此事不特責其
人並與他人而責之豈 聖心之好惡或未得其中
而然歟抑聞大臣之所取舍於枚卜者非其所獨爲
亦嘗問議於一二原任云無論其所議之得失既有
與聞則 嚴旨之下不爲自列臣未知其故也 淵
鑑在上羣下情僞宜無不察而臣願 殿下益加照

燭無或有蔽焉仍念人主之職置相爲重今 殿下
旣新拜一相矣前頭簡卜伏願重留 聖念更毋貽
加膝墜淵之歎焉臣仰恃 恩私猥越至此死罪死
罪臣無任激切屏營祈懇之至

乞遞職疏

伏以臣愚戇樸鄙無所肖似而忝在近密感激 恩
遇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爲報效萬一之地敢竭
微誠猥陳一疏首論 聖化之所當先務仍及時事
之心所慨惋者狂瞽之言實多妄率封章以還鈇鉞
是埃不意 聖度天大不加罪罰 恩批諄諄旣勤

獎許又加 誨責有若慈父之詔子臣奉讀未了感涕自零惶實之極不知所措繼伏見原任諸大臣劄本或以臣疏謂之橫詆詬斥或謂臣非就事規警之意或謂臣摘取微文瑣節演出許多辭說有若大段機關者然噫嘻誠若是言則臣之妄論之罪可勝誅哉臣於諸大臣劄辭一一盡辨則竊恐重傷事面不得不泯默而退矣第惟初日伏 閣衆情遑遑皆欲從朝及夕竭力固爭而一 啓旋罷日猶未晡盈庭百僚莫不相顧錯愕則臣之據實一言正是就事而論以附規警之義曷嘗彷彿於橫詆耶當日 備忘

之下大臣率百官廷爭乃是國之大事臣之所論只爲其當大事不能自盡而言耳豈可以此謂之微文瑣節而臣豈嘗摘取演成有若大機關者哉至於筵席之言臣之前日所聞與大臣劄中所陳有不同者諒臣所聞或未得其詳耶然而臣所云云不過以宜有自列而未聞者有所訝惑而已元無一言半辭之涉於詬斥矣且崔奎瑞事大臣劄中亦以果有私書往復爲言則書雖私書事係國事而當事大臣坐此受 譴爲日已久則人安知早晚登 對之一暴而不以爲疑耶顧臣疏陳初出於一時歎慨之忱非

水村集
敢有毫分侵逼之意而大臣之疑怒誚責一至於此
臣之妄言固宜咋舌而緣臣一疏諸大臣皆不安而
請罪在臣自處之道其何敢晏然於職次乎且臣又
伏見刑曹 啓辭禮曹叅判俞集一緘辭中引臣爲
證臣於是益切駭歎也臣於上年夏秋間爲見親舊
返魂出往西郊歷入前奉事洪萬宗家則故叅判洪
受疇先已在座適畿營下吏有來謁於受疇者受疇
問曰坡州查案已到耶或者以爲飯舍者乃通引而
非官奴云有是語否吏對曰查官屢易尚未經查何
以知之受疇笑曰近來風傳例多如此云云臣於其

時適在傍只泛聽而已不意經年之後反爲人所援
證此亦臣不幸之一端也且臣犬馬之齒今已望七
行步澁滯目視昏花 殿陛趨造之際文書出納之
間事多苟簡常懷懍惕自量衰相決非忝跡於邇列
者而第以朽鈍之質濫蒙拔擢之 寵自頂至踵莫
非 鴻私糜身粉骨無以仰酬唯思殫竭筋力夙夜
奔走以爲一分塵露之效故舍 恩畏義不敢一日
言病強策供劇今至四朔矣平生宿疾日漸添加而
積傷之餘感寒甚重自再昨以來頭腦如破肢節如
束頑痰塞胸呼吸喘促氣息漸綴精神昏昏僵卧直

廬人鬼莫分深恐朝夕就盡以汚禁省茲敢扶曳出
去陳疏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俯
賜矜察特許鑄遞以全 生成之至澤不勝幸甚臣
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判決事疏

伏以臣爲世所棄守分自廢抱病屏蟄望絕名塗者
久矣不意今者隸院 新除忽及於千萬夢寐之外
臣聞 命倘恍不知所以自措也滓穢如臣老病如
臣朝廷之收錄者過矣 聖恩之牽復者誤矣臣縮
伏累日反覆循省臣之難進之端非止一二不得不

冒死呼籲略暴危惊伏乞 聖明試垂察焉臣本愚
戇樸鄙百不如人而出身以後過被 鴻造思欲有
懷必陳以效萬一不識忌諱之可避全昧坑穽之塞
路曾在喉司竊有所憂慨於心者妄進一疏大忤時
議衆怒火烈羣謗蝟起鋒鏑四集詆誣罔極區區願
忠之計反作陷身之機倘非 天地之仁曲加涵貸
則臣之咎責豈但 譴罷而止哉臣自得罪以來徇
徨田野棲屑州邑仍復寄跡於西班已八年矣臣之
情悃曾未敢陳暴臣之釁累亦未嘗湔滌則今豈可
以歲月之既久而晏然自掩貪榮冒進以取搢紳之

羞辱哉且臣伏聞近日李世德之疏提引壬午科事
多言二字指意陰險臣亦其榜中一人駭怖之極若
無所容曾蒙 聖明洞燭其誣鱗之狀 處分已定
今於諸臣疏 批亦又開釋無餘而若臣危厲之心
終有不敢自安者此尤臣之決難包羞忍詬復厠朝
端者也况臣年紀衰耄疾病侵尋自今秋後重患血
痢百藥罔效兩月瀕死數日以來僅獲生路真元大
脫猶未離席旬月之內難望復起爲人而頃年朝臣
有年老而任詞訟者旣被臺叅則今臣所叨卽亦詞
訟重地而論其老病臣實爲最雖無踪地之不安豈

合尸居養病厚招人言哉臣之情病萬分危苦斷無
趨承 恩命之路伏乞 聖明特加矜諒亟 命鑄
遞臣職名使公務毋曠私義自靖安意調治以延殘
喘不勝萬幸

因工曹判書金鎮圭疏論泰英事辭職疏

伏以臣得伏見工曹判書金鎮圭之再疏復論泰英
事而有曰當正基之始聲罪泰英也有一臺官不請
明查而遽先請離因僚臺與禮官之駁議遂行查而
旣查而不成獄則前所請者歸虛又以爲正基歿後
不顧法例必請更議者是皆不可謂無所爲而然也

其所謂一臺官卽指臣而言也臣於是不勝瞿然駭
歎之至臣竊念三綱五倫夫婦爲首有夫婦而後有
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夫婦之於倫綱其重若
是如使夫婦之倫或紊而不正則是倫綱壞矣倫綱
或壞則人不得爲人國不得爲國主風化者可不以
此爲先乎臣於昔年猥忝掌憲備聞泰英之罪惡自
有夫婦以來實所罕有故果論此事直請離異以正
其罪而一 啓卽蒙 允許矣旋因禮官陳達請先
查問得實而後處之還寢離異之 命臣意以爲泰
英之罪狀非獨其夫之言俞家闔族舉皆聯名呈狀

其罪跡之彰著不待查問而已明其夫願離則聽旣
是律文則在所當許非可禁也况查問之舉欲問於
誰耶問於其子女耶問於其奴婢耶其門族則旣皆
狀告無可問者不過囚其夫妻使之對辨此豈不大
有傷於倫綱耶此臣所以直請離異而勸斷其罪再
啓爭執者也伊時長僚以意見不同至於引避而臺
議處置答臣以先離後查先離則果臣之言而後查
則本非臣之意也及至王府之按查也使其夫與妻
互相納供辨質獄體事理決不宜若是而泰英之搆
陷正基罔有紀極則其絕悖情狀盡露無餘此不待

人言卽其爰辭可知其常日性行之悖亂矣獄事旣成而終不許離竊伏聞其時 廷中有萬惡俱備之教特 命遠配 聖上蓋已洞燭而深惡之矣泰英則旣自絕其夫而使正基終莫敢絕其妻今至死後而猶然綱常之壞莫甚於此夫婦之倫豈以死生而有異哉泰英之可離考諸禮律揆以義理昭昭甚明無一可疑而朝議分歧是非靡定以 聖明之英斷旣 命還停至于今未決臣竊慨惜而莫曉其故也臣之請離初 啓竟未見施所請歸虛之誦宜其如此至於獄事則固已成矣何以謂之查不成獄耶且

臣之當初論 啓蓋非泛採於風聞又非有得於其夫之言臣兄京鄉寓舍適皆隣比於正基之家故泰英言之悖惡無倫四隣之人或有目覩者或有耳聞者怪愕之舉不一而足傳說喧籍人莫不扼腕駭憤臣因此得聞最爲詳悉而痛惋於心者歲已積矣臣於平日每以語人曰如使國家禮律少明此婦之罪安得不黜而離之以正其倫綱乎處風憲之地者亦有耳目胡乃無一人及此也此是恒常自道之語故及叨臺職首發此論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而世之謗臣者乃謂臣與正基相親偏聽其言而有此

啓噫嘻甚矣臣之見輕於人而人之待臣之薄也臣雖與正基有相識之分至其隣里喧傳之言則非正基之所能誣也因人心之所共憤舉以論之者爲彝倫也爲風教也况論罪婦人何等重大而不明知其狀但偏聽其夫黷昧搆捏之言至於請離乎臣雖無狀決不爲此也今之所謂不可謂無所爲而然者其語意來脉盖亦出於謗臣之餘論也何重臣之不諒人之本情而易於爲言至於此耶臣之以此自明極涉猥越呶呶辨論亦不勝愧慙而臣若不爲一言則臣之初 啓將歸於懷私偏信有意勒加之科以此

爲罪誅罰猶輕臣不得不陳暴情實以煩 宸聽
罪歿罪伏乞 聖明亟 命鑄遞臣職名以謝人言
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因工曹判書金鎮圭疏辭職再疏

伏以臣於病伏中得見工曹判書金鎮圭之疏復提臣前疏所陳之語持之不已譏斥倍加臣於此竊不勝瞿然駭悚之至臣與重臣意見旣異則相難之際其語之不相合固也雖有是非之互爭臣何嘗以彝倫風教自許而歸重臣於傷倫悖教之地耶至於孤危難保之說有若以怒色相加不亦過乎若其攻臣

數段皆執前說不是新語而其中所謂有所爲而然云者最是罪臣之大者以與正基相議一欵申復其不誣至謂之輿誦何其不諒之至此哉凡臺閣所論只當問其事之虛實是非而已何可責識其夫而論其當離之妻乎苟然則雖有大罪惡名教之所不容而拘於相識有不敢論也臺閣事體豈有是理哉臣之初啓實出公聽不爲俞正基而發者前日之疏旣盡陳暴今又爭論太涉呶呶徒傷事面臣不欲一更辨而第其侵詆不比尋常徊徨累日反覆思惟一向泯默晏然在職終有所不敢自安者且臣素患

痰病遇暑添沍貼席呻痛飲啖全却旬月之內決無供仕之望茲敢冒死呼籲伏乞 聖慈亟賜遞免以謝人言以延殘喘不勝幸甚臣無任實越祈懇之至

辭大司諫兼陳所懷疏

伏以糞土賤臣百無可取濫蒙 鴻造猥荷收錄諸曹佐貳涯分亦踰而不意今者薇垣長席之 命忽下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驚惶震越無所措躬顧此所叨責任甚重斷不可人人而濫授則如臣衰朽樸鄙矇無見識者其何敢猥廁諫諍之列出意見論得失以副 聖朝委畀之意哉目今朝論潰裂涇渭莫

分雖使剛方有風稜者當之誠無以盡其責况臣綿
薄尤何以揀得一分哉昨陳血懇冀蒙 矜許而見
阻喉司未獲上徹臣之情勢益復窮感伏乞 聖慈
諒臣危苦之懇非出飾讓將臣新授職名 亟賜鑄
免以重名器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方陳章祈免固
不當論及他事而目見讒說震驚朝著潰敗竊有所
慨惋於中者略此附陳惟 聖明之財察焉日昨徐
命遇之疏用意巧慘遣辭危險直驅公卿諸臣於罔
測之科其假臺閣之名欲售空朝廷之計者明若觀
火 聖上既已嚴辭痛辨臺 啓亦且論列請罪而

其講張眩幻之態猶有所未盡呈露者臣請一一條
論焉其疏首論地圖一事目爲大臣辱國之大案而
白山南派全國輿地名目各異則彼人求索前後不
同朝家許否皆出叅量使吾 君失言之說何所據
而發也此則 聖明之所洞燭也非可假而爲說而
命遇猶欲捏合成案不念 天日之臨鑑敢爲欺誣
之言其縱肆無嚴至此他復何論况聞廟堂之稟示
輿圖也遍議大臣諸宰皆無異辭云而今其爲罪專
歸時任者抑何意也且其徼寵固位之目爲說叵測
其意果有所指則何不明言正論使大臣知其某事

之爲罪而蔽頭閃弄專以醜詆爲快不亦可痛乎至
於邊倖一欵六鎮差遣多歸老廢之人甚非固圉之
道自前識者固多言之趙湜年過六十已久絕塞綢
繆非其所任大臣之言實出於慮邊事而何嘗於國
典之外別定令甲耶鄭必東年雖滿六而其精力方
強本不可比論於趙湜而 聖上因廷臣申稟 教
以年雖不至六十而衰敗則勿差雖踰六十而精強
者差送則必東西邊之擬復何所拘乎且大臣遞湜
之日計聖肇拜憲職不過旬餘而聖肇方在嶺外近
千程之任所其欲疏論與否豈所及聞於都下耶此

正與以廣明都郎誣霍光相類况其時銓官方在外
控免則與大臣和應云者其果近似乎及聖肇歸
朝又對人言本無疏論之意命遇亦豈不聞此而今
乃執以爲大關揆至謂之擅撓國典簞弄銓法掩蔽
聰明逆塞言路一則曰權臣二則曰權臣恐動威脅
有同變書此而謂之權臣則前後秉軸居銓之臣孰
有免者朱子所謂動輒以赤族之禍加人者不幸近
之矣其疏一篇精神惟在於擊逐政官而前秋以後
四字肝肺盡露人所易見如許情態伏想 淵鑑昭
臨照燭無餘而至於先正臣宋時烈宋浚吉之孫及

義兵將金德齡殉節人邊應井等奉祀之人見擬於
政注者有何可議而或謂以連擬同姓或謂以酬報
私恩巧加吹覓艱辛爲說他尚何言天官長席爲任
自別雖如本曹堂郎之極選例多獨通玉署國子有
何可拘而况既有簡問之事又非出一人之手則一
手連通之說尤所未曉東銓佐貳之新擬亦有委折
前望有二或曾冒師席厚招物議或疏救科獄見枳
舊踐從公新通事理當然而乃引強屈前望直置首
擬之謬舉比而同之其亦可笑其他醜辱諸臣之言
無非出於誣悖而 聖批旣歷舉而辨之矣臣何必

更爲一一覩縷以煩 天聽也哉夫命遇特一鄉曲
鄙汚之人耳行已賤陋素多疵類猥通清塗爲世嗤
點者久矣向來燕价之劾實爲衣冠之耻而全昧自
處冒沒論事至以廉耻等語反責於人其人之不足
責本自如此則朝政之得失是非非此輩所可詳知
而今其疏語布置甚密幻弄多端經營揣摩欲售其
一網打盡之計者莫非奸邪慘毒之手段此豈昏不
省事若命遇者所可獨辦哉日昨諫官之 啓語甚
草草律止削黜已失臺體固可慨惜而身居喉司之
長者敢生營救之計費辭抑揚有若獎誦勁直者然

水村集
而至如循例捧入以致 批下之說全昧事體語極
無謂豈料清朝出納之地乃有此可駭可笑之人耶
尤不勝其憂歎也臣於白首垂歿之年世念都灰而
愚忠所激不避危機妄論至此倘蒙 殿下少加察
納快正聖譴之典使基間嘗試之輩有所懲畏則此
實 國家之幸臣雖被中傷亦所甘心臣無任激切
憂憤之至

辭判決事兼辨李明彥詆斥疏

伏以臣於前冬忝佐地部重被臺劾論罪至深事涉
鄙污罰止鐫遞愧赧兢感自分爲清朝之棄物矣不

意隸院 除命忽及於杜門屏伏之中驚惶震悚無
所容措臣之踪地萬無更玷朝行之望瀝血陳章冀
蒙罷斥而見阻喉司窮縮轉甚適值 聖候諸症有
加羣下之前迫益倍臣於此時區區廉隅有不暇顧
黽勉趨謝進伏 闕下以爲承聞 起居之計而其
不可冒沒行公則決矣辭疏未徹當遞不遞致令詞
訟重地作一瘴曠之司者今已兩朔矣公務久廢所
關非細茲冒鈇鉞之誅悉暴危迫之忱以冀 聖明
之垂察焉臣頃遭女子之喪而女婿旣無父母家素
赤立引柩掩土無以措手願以數塊白紙納曹受價

以救其急盖版曹公用之紙例皆質用而自有常直
故本曹諸堂爲其窮族而許之者匪今斯今臣果送
言于首席則首席聞而矜傷卽爲報許其間曲折不
過如斯首席之疏亦已直陳 君父之前何敢有隱
女歿婿貧辦喪無策控于長僚俾得些資此雖出於
情理之慘切而亦不無牽私苟簡之嫌以此爲罪臣
固不辭然伊時紙價直歸喪家隨手卽盡僅爲送歿
之一助不唯婿家親黨無不目見一曹上下皆所洞
悉諫臣至親亦爲該郎則茲事實狀豈不明知而乃
反劾論臣罪極其嚴峻至以規占厚利一曹俱駭等

語張大其辭惑人聽聞有若恣行贓污之事創爲無
前之舉者然必欲抑勒構成者其心所在抑何故耶
臣初從蔭仕晚忝科第前後立朝四十餘年雖愚庸
謏劣百不猶人而粗知礪廉恒自小心唯恐有一毫
犯染者貨利二字而已今於衰暮之年乃以規利被
罪其心愧耻甚於撻市况臺章所引古名臣任叔英
卽臣之族叔也臣行身無狀上而污穢朝班下而玷
辱門風將何顏面更厠周行哉且諫臣旣劾臣以地
部事而旋又投疏以臣曾論徐命遇事大加攻斥詬
罵凌踏不遺餘力臣又何敢泯默命遇之疏捏誣諸

臣欲以一網空朝廷臣忝在臺閣不爲一言則其畏觸禍機依阿苟容之罪非但爲辜負職責而已不得不一疏辨破以明事狀此爲朝廷非爲諸臣而乃謂之承望風旨替人條辨噫臣之所論實採公議則所謂風旨未知指誰而承望之云尤豈非脅勒之甚者乎讒說譸張計在疑亂公卿諸臣狼狽奔迸不能自白則居言地者明言正議歷舉事實一一辨論使聖聰靡不洞燭朝著免於傾陷乃其職也今以條辨爲罪不亦異乎至其求媚權要之云直驅臣於佞邪小人之科言之罔極胡至於是無論臣之疎迂朴拙

素不能爲此態抑未知今世果有權臣可以受人之媚者耶且臣所謂殆同變書者命遇之構陷大臣一則曰誤國二則曰權奸罪名非常用意叵測計在於一刺洞貫則謂之同於變書只欲明其危險之狀而反以爲絕悖者何哉諫臣之甘心於臣有若報其私讐而獨不念公議之所在乎臣本愚戇行已冥適曾忝臺職唯以有懷必陳爲一分報效之地不量時世不顧禍福遇事輒論動遭顛沛固已屢矣今之被詆無足怪也噫承望風旨求媚權要者不過媒榮干進之計而如臣弱植素乏黨援屏蟄窮巷絕無游從加

以景迫桑榆棄同樗櫟而從前忝竊已踰涯分豈復有名路進取之念而承望求媚以之趨勢利而負聖明也哉臣適當言責妄有論列無少裨補徒取怨怒地部之劾職由於此而詆斥之疏仍復繼起以致僂辱備至身名污蟻撫躬自悼尚誰怨尤臣若不思歛退自靖乃欲抗顏強進則前頭鋒鏑之加將不知其止於何境豈不大可懼哉悶感徊徨無地措躬敢暴肝血仰瀆於 靜攝之中臣罪萬死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 命遞臣職名仍令銓部勿復檢舉使臣得以退伏省咎以終殘年不勝幸甚

因吳命恒疏乞免大司成疏

伏以臣於病蟄中得伏見副應教吳命恒之疏以臣叨冒匪據彈駁甚嚴舉臣年前猥忝 殿講試官時錯出講籤一事劾論深峻請罷臣職臣於是不覺毛骨俱竦實無措躬之所而 聖批乃以一時錯出追施罪罰爲不可又以恐知昏憤諱不自道爲過當洞燭情實開釋無餘雖使臣自爲之辨白亦無以過此臣奉讀未半感涕自瀉玉堂公議之地彈章重發繼起之論宜不但已臣縮伏恭俟已過累日而迄未有聞臣亦安敢晏然仍據於職次而不爲之自劾請

謫乎茲不得不冒陳血懇瀆擾於 靜攝之中臣罪
萬歿臣本愚庸謏劣最居人下加以年紀已耄神識
昏耗前後忝竊罔非濫越臣非不知在梁之可畏循
墻之當法而顧臣自出身以來橫被誣讟幾陷不測
者屢矣輒蒙伸雪曲 賜收錄 洪恩異渥天地莫
量雖糜身粉骨無以仰酬臣思欲於未歿之前殫誠
竭力粗效塵露之報遲迴至今未忍便訣孤根弱植
且昧涉世當此左右睢盱之際率意冥墮積犯忌諱
臣雖至愚其必取顛沛固已自料矣國子之長職任
甚重日者 除命忽及於夢寐之外臣豈不自知其

千萬不似而適當合製通讀臨科催急之日 天牌
下降促令行公臣即進一疏乞蒙鑄改而見却喉司
未得上 徹臣迫於 嚴命遁避無路不得已罷勉
冒出僅了課試實無因仍蹲據之意而疏單路阻悶
感度日今者儒臣乃以名論素輕老昏特甚尋常課
試亦難堪任尚何望訓迪多士爲言此誠於臣爲恰
當底題目臣甘受無辭愧服不暇安敢有較辨怨尤
之心哉至於全益敏事臣於伊時適忝諸試官之末
果於膠擾之際錯出一籤致令當得純通者只得單
通老昏之責臣安得免既退之後方擬具疏陳狀請

罪而 備忘卽下居首二人 賜第益敏得赴會試
諸議以爲講法至嚴毋論講籤錯出與否榜次既定
成命已下則今雖上論斷無改易之理凡 殿講及
會講試官之錯誤出籤前後非一不是異事追後上
聞事涉猥屑臣亦以爲然從其言而停止其時實狀
不過如斯無論試法如何若以臣既有差失未卽陳
疏爲臣之罪則臣固不辭惟是臣衰耄憤憤之狀
天鑑在上俯燭無餘豈復以一籤之錯不錯方始知
臣之老不老而敢生自掩欺上之計哉儒臣乃以爲
或恐 聖明之知其昏憤諱不自道噫嘻亦太甚矣

臣賦性疎戇信心行世雖十顛九躓常自擬無愧於
天日而乃於垂歿之日因一無情做錯之事遂見陷
於奸邪欺詐之科臣雖萬戮無以自贖將何顏面更
廁於朝端乎臣命迫墓門固無復陳力之望而迄今
棲屑當退不退愆尤疊出僂辱層加於公於私有百
害而無一益臣之不自休退實是第一件罪而今儒
臣之深文急攻又至於此何可一日容置於周行之
間以貽清朝之羞辱乎伏乞 聖明亟從儒臣之請
追 賜處分罷削臣職勸正臣罪仍令刊名朝籍永
不檢舉使臣退伏田廬以終餘年不勝幸甚

辭戶曹叅議疏

伏以臣衰老昏耗無復有陳力就列之望而昨年以來重遭前古所無之變怪撫躬悼心舉顏羞人杜門屏伏已無一分當世之念矣不意地部恩除遽下於千萬夢寐之外臣驚惶感激罔知攸措以臣情迹萬無趨承之勢茲敢略暴危悃仰瀆於靜攝之中臣罪尤萬萬矣伏願聖明垂察焉人莫不有舅甥恩愛之情比天倫無間而臣於李元坤尤有異於他人者升載同居相依爲生名則舅甥情同父子雖於些小利害猶欲爲之顧護况以不慎樞機之失將涉

於查獄之證則在臣之情豈無委曲周遮之意而欲爲壻隱諱則將陷於欺君之罪欲告君以實則誠薄於護壻之情左右思量情境難狀臣之此心天必鑑之竊自惟念君臣主義翁壻則私以私害義其罪惟大臣不敢爲女壻而甘自陷於循私罔上之科故不得不從實直陳於淑問之下而顧念平日眷愛之情自不勝其惻然之心日夜傷痛恨不能救拔其罪網而奏讞之際處分極嚴臣驚懼慘憺尤無以爲心似此情況人孰知之何幸聖度天大改賜酌處臣聞命欣聳殆無異於脫自己之禍感祝

天恩寧有其極噫臣之當初處義只出於勿欺之忱而未使開悟轉致乖激翁壻之間遂成變怪非獨臣一家之變實爲 聖世無前之大變臣實羞愧寧欲無生臣立朝多年不能仰報 國恩之萬一而變起家門之內重貽 聖世之羞臣何顏面復立於世乎惟當屏廢人事自作棄物以終餘年而已何敢纓冠束帶自同平人以取一世之嗤點乎且臣前叨本職重速臺彈雖曾仰暴情悃得蒙 照察而追檢人言至今愧心豈可以年月之稍久復據已敗之地而自喪其廉隅乎此又臣難冒之端也至若老昏之狀實

是通朝之所共知前日王府議讞果是實際語臣之從其所請裁給書札雖出於爲壻繡縫之意而若非老昏則安得爲此今當 行幸有期本曹多事之時以此昏耗之人觸緒憤憤債誤之患在所必至臣不足恤奈國事何此又臣難冒之端也臣之情勢誠亦窮矣冒出供職決不敢爲而首堂在外亞席獨賢誠不可一日虛帶以曠職務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仍令選部勿復檢舉俾私義得以少安國事無至苟簡千萬幸甚

辭大司諫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老耄朽敗無望陳力水部閒司猶愧充位况此諫職非分所安迫於嚴召黽勉出肅而其何敢因仍忝竊辜負責任也哉數日以來重感暑濕委頓床席雖欲強起實難自力起居之班連未進參闕禮之罪歿無所逃伏乞聖慈諒臣老病實狀亟許遞免以幸公私抑臣於近日事有所慨然於中者敢此附陳伏惟聖明裁擇焉嗚呼國綱解弛黨比日甚不論事之是非唯以血戰角勝爲計頃日儒生之作挈於闕門與秋曹者誠極寒心儒生固不足道大小朝紳相繼投疏必欲眩亂是非而後已至於

前修撰沈珙則其所爲言尤爲無嚴輿僂婦孺烏知夫尹拯父子追奪是非而乃敢曰亦莫不相顧驚訝云何其敢於謾上若是其勇乎發怒於此而有所得畢其噴薄之說則迤引他事強以爲嫌至以李真望之用舍迫詰於君父之尊有若譙責者然其爲情狀萬萬痛惋噫天下之事是非而已既知其爲是則豈可以前之曾以爲非因循過誤而莫之改哉遵是說也則是君上無進賢退不肖之舉又無改過轉圜之美也豈不悖哉惟我聖上固有一時之過誤譬如陰翳之蔽日月之蝕而其終也必求其所謂是

者而改之幡然廓然陰翳掃而日月復此乃從古百
王之所未有也此輩乃欲執 聖上前日之過誤爲
今日自是之左契寧不痛哉長短廣狹示人無餘內
省自疚等語何其放肆無嚴無所忌憚一至於此此
豈特一時黨議之弊習而已其爲世道人心之憂者
大矣至於李師命事謂其庚申詔察之功本非可記
是直以堅柙爲無罪也論議是非何其乖戾而必欲
以前日之 處分較爭於愆罪念功之後者吁亦甚
矣至若改錄新錄事未差與在外者與時任而在內
者豈不懸異而不當區別云者都不成說新錄前例

非止一再而必欲沮敗湊合強捏闖然抵間肆爲曲
循偏私之說何其急於護黨排異而不念是非若是
哉雖然臣之所大懼者誠以德言易售國是靡定不
止爲一時一事之害伏願 聖明更加明察毋使是
非旣明而復晦焉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辭兵曹叅議書

伏以臣釁深累重世念都灰年衰病劇生意已盡近
被秋曹之 命實無就列之望四違 嚴召輒荷
只推再呈辭單卽蒙 給由有以見 聖上知臣情
勢之甚苦察臣老病之難強寬臣罪犯容臣便住

包荒之度天地莫量臣瞻天戴德伏地投涕竊自期
自今以往庶幾杜門省愆永錮終世得以餘年涵泳
於 聖世生成之澤矣不意騎省 新命遽下於千
萬夢寐之外臣驚惶震悚實不知置身之所也噫人
臣聞召義不俟駕臣則坐犯違慢前後幾遭雖自云
情地之萬分難安而事君之義掃地盡矣揆以邦憲
萬戮猶輕而不惟不罪復此移秩不知 聖明何取
於負累蔑義之臣而 異恩之荐疊一至於此哉愛
君之誠愚智均得感恩之心蟲獸亦有臣雖至愚豈
獨無此 特叙於廢棄之中勿罷於違傲之日而又

有此移 除之眷 恩至大矣 德至厚矣受遇至
此而猶不知滌心改慮以圖趨承則實非臣子分義
之所敢出臣固當含恩畏義卽日肅 命一身廉隅
宜不暇計而臣之一段苦心終有所不能自己者徇
徇悶感不敢萌晏然冒出之念臣情到此豈不悲哉
臣自遭變怪以來心性若喪無復生人之况雖微人
言已絕當世之望而白簡一出罪狀狼籍至今思之
心骨俱竦寧復有舉顏對人束帶酬世之意哉頃日
下答至 教以既往之事不必深嫌而此特 慰藉
臣心使得自安在臣廉耻豈敢恃開釋之 徽旨而

慢視臺言自同於無故乎凡於時移事往之後不必
追以爲嫌者特尋常規警之謂爾今臣則不然所遭
之變怪如何所被之彈文如何考諸史牒無之求諸
國朝無之禁錮沒世不足以當其罪雖言者亦豈欲
故爲過激之言哉特以臣罪如此故其言如此爾臣
之危蹤已自知難容於時故雖蒙 溫諄之答辭只
推之 異數而累度逋慢竟未應 命者盖有所決
然自畫者矣究其罪累今日無減論以職秩騎省差
別則前日旣辭秋曹而今日遽受騎省者於廉於義
無一可居臣於是 命尤豈有萬一可承之勢哉嗚

呼臣今已老矣受 國厚恩矣非不知 拂拭之爲
可感非不知違 命之爲有罪而獨知慢蔑臺彈乖
了大防之爲重得罪於公議故寧受傲慢之誅而不
欲自陷於忘廉喪隅之科臣之於此盖亦不獲已矣
茲敢悉暴危悃仰陳於 高明之下伏乞 邸下遞
臣新授職名治臣前後負犯仍使銓部永勿檢舉令
臣退伏丘壑以終餘生不勝萬幸

辭刑曹叅議書

伏以臣罪廢危蹤累旣重衰朽殘喘癘病且痼杜
門伏枕與死爲隣者已一年矣前冬收叙之 恩今

春騎省之 除實出於滌瑕牽復不遺簪履之 盛
渥臣感激無地圖報罔階而顧臣踪地斷無冒出之
勢敢違 天牌自速譴罷惶實至今死有餘罪不意
今者忽蒙 特叙之異數繼有秋曹之 新命臣震
悚感泣罔知攸措又因喉司所 達 召牌狎臨而
臣之情勢危感猶前不得不又犯違慢之罪伏地戰
懼鈇鉞是俟而只推之 恩復出格外顧茲滓穢賤
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之下哉聞 命驚惶五情飛
越 洪恩優渥與天同大非臣糜粉所能仰酬未死
之前殫竭筋力奔走職事以効犬馬之誠豈非臣義

分之當然而第臣向來所遭臺彈實非尋常規警之
比臚列罪狀論劾至深白簡一出聞者皆悚到今思
之餘悸未定將死殘骸負累至此唯當永錮終世不
齒於人其何敢徒恃 寵靈強顏應 命重得罪於
公議哉臣身狼狽於此益增反復思量不知所出茲
敢冒死哀籲乞賜 离照焉蟣虱微臣性本愚鈍事
君行已無一可觀且以孤根弱植涉世昧方適墮冥
行動輒得咎年過懸車宜退已久而累被 天恩毫
分未報懷祿遲回遂至于今不幸變起門闌竟至對
獄羞愧傷痛豈忍言哉其間事狀 聖鑑既已俯燭

臣之苦心前疏亦曾略暴固不必更復提論而平居
接人語或及此則猶且惕焉傷心輒欲無言乃於彈
臣之章又以此事成臣罪案臣心到此驚愧如新撫
躬悼歎若無所容更何忍一言論辨以惹筆舌哉噫
人之被彈者何限而未有如臣之陷於阨坎者也臣
白首殘年精力銷盡且值家難心性若喪不待人言
已無從宦之念矧茲臺劾無復餘地斥臣釁尤責臣
昏錯張皇論列無非罪狀臣雖老謬亦有心腸有罪
無罪人言至此則抗顏復出以玷清朝實非臣廉隅
之所敢出 聖上雖欲剪拂收用有不可得臣雖欲

澡雪復進亦不可得一退之外寧有他道哉况臣年
迫八袞衰病轉甚自今春後重感一疾負席呻吟已
至三朔復起爲人亦無其期又敢望陳力就列以供
職任乎茲敢畢露忱悃瀝血陳暴伏願 邸下俯察
微臣情勢之危苦病狀之沉篤亟 命鑄遞新授職
名且治違慢之罪仍 令銓部勿復檢舉俾得屏退
以終餘年不勝萬幸

辭右尹書

伏以臣愚庸謏劣最居人下而猥蒙 收錄得齒顯
列前後踐履罔非冒濫 恩隆報蔑罪戾層積老而

才力集
不歿猶縻廩祿犬馬之齒倏屆八旬增秩 盛渥卽
下歲首顧茲命德之器何等重典而至及於臣臣誠
驚惶震越無所措躬年至例授亦成舊規則在臣私
義不敢辭免黽勉出謝而惶感之中愧懼深不意
今者京兆 新命又下於夢寐之外臣於是益不勝
瞿然悚惕之至臣衰朽癯病精力消亡觸事憤憤昏
瞶不省雖閒漫官職猶難堪任况此詞訟重地臣豈
有一分承當之望乎反覆循省終無冒出之勢茲敢
昧死仰籲於 離明之下伏乞 特垂睿察亟令鑄
遞職名使公務無曠私分粗安不勝幸甚

辭知中樞府事書

伏以臣於再昨藥院直宿中伏奉 聖上下政院之
教以臣年今八十 特授知樞俾叅耆老 錫宴
綸音渙發 恩旨優渥臣雙擎跪讀驚悚恟怍感激
罔措自不覺泣涕之盈襟也顧此出常之 恩命實
是曠古罕聞一介癯朽無用之物何以得此於 聖
明之下哉垂死餘生圖報無路以首頓地唯思殞結
而已第伏念臣以年至之故歲首增秩已出望外又
因推 恩復加一資今蒙 殊異之寵更擢崇品四
朔之內超遷三級陞至八座之班此非獨今世之所

無抑亦前史之未見如臣庸腐何以克堪狗尾續貂
猥越莫甚其爲 聖政之失無過於此臣反覆思惟
斷無承當之望茲敢冒死仰籲伏乞 離明特垂諒
察稟于 大朝收還新授知樞之 命使微分粗安
公器無濫千萬幸甚

辭工曹判書書

伏以臣愚庸謏劣最居人下篤老癯病自分廢棄而
猥蒙 聖上特異之恩數俯軫犬馬之齒擢置卿宰
之列 寵命優渥榮動一世臣感泣之忱銘鏤心骨
圖報無路唯思殞結而已不意揔管金吾之 除前

後相續臣已不勝其濫竽之懼而今茲工部 新命
又下於夢寐之外臣驚惶隕越罔知攸措臣懸車之
歲已過十稔而迄未知止白鬚癯形猶自隨行逐隊
奔走不已鐘鳴漏盡愧耻已深而顧此水曹爲任雖
日閒局官居卿月何等崇高而如臣衰朽已甚更無
餘地者豈敢猥自冒據以取其嗤點乎且 長生殿
往來監漆及 諸陵有頃處奉審修改之役每出於
不時而臣素抱痰喘虛汗之疾遇寒輒劇委頓居多
以此病狀尤無扶策供職之望茲敢冒死仰暴情實
伏乞 離明亟 令鑄遞新授職名及兼帶諸任以

重官方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辭右叅贊書

伏以臣忝叨水部且兼金吾摠府今至數朔水部摠府雖云閒局金吾王府乃是重地自惟無似非所克堪老病且甚有難供職方思並乞解免而有未及矣不料茲者政府佐貳之命忽下於意外臣惶實震悚罔知攸措臣愚庸謏劣最居人下而徒以犬馬之齒猥蒙超擢之典除命相續寵渥愈隆顧此老癯無用之物何以得此於聖明之下哉濫越無比愧懼靡容况茲政府西壁卽古之貳公論道之職其

地望位任何等尊顯而乃以如臣者苟然充備其爲聖政之誤豈不大哉臣以八十垂歿之年衰朽已極精力都亡比緣荐遭喪感疾病轉痼日事呻痛居常委頓不但情勢之難安以此病狀尤無陳力之望茲敢冒死仰籲於貳極之下伏乞俯垂矜察臣新授政府西壁及兼帶金吾摠府諸任並令鑄遞使職任無曠私分粗安不勝幸甚

乞休退書

伏以臣愚菴之甚最居人下老癯之篤無出臣右宜自廢退固已久矣迄茲遲徊未卽休謝者祇以聖

恩天大糜粉莫報未死之前思欲奔走末職少效涓埃古人所謂生逢堯舜不忍便訣者正道臣平日心事也不意前夏忽蒙曠絕之異數特出於愍老之德意寵命優渥從勤一世如臣眇末何以得此於聖明之下哉感泣之忱銘鏤心骨生殞必結豈報萬一加以除命相仍莫非忝叨而惶實之極無路循墻黽勉苟冒荏苒時月媿懼常積若隕淵谷及到今年犬馬之齒已踰八袞懸車之歲奄過十稔臣之貪戀祿位至今蹲冒者論其罪累萬萬難贖擬於春初卽陳乞休之章而適當聖候有加庭班復設百僚

憂遑之日不敢以私懇仰煩微聽悶縮數旬如負大何顧臣衰朽已極精力消亡昏瞶憤憤無復餘地而素抱痰火之病已至沉痾引飲無筭輒成消渴諸症交作居常委頓近復觸冷感傷越添日夜呻痛生意都盡以此老病豈有一分從仕之望乎噫年至則退禮防至嚴不能者止聖訓甚明在臣自處之義乞退之請豈可一日少緩而其在聖朝使臣之道亦豈可使衰癯無用之臣苟然充位而不從其願乎且臣所帶王獄議讞之任宿衛輪直之職俱非養病處散之地茲敢畢露情愴冒死哀籲於銅闈之下伏

乞 離明特垂矜察臣本職及金吾摠府 宗廟提
舉等任並卽鑄遞俾無瘳曠之弊仍使兩銓勿復檢
舉許令退屏閒伏以終餘年實是天地生成之至德
臣不勝大願無任顙望祈懇之至

乞休退第二書

伏以臣休致之請亶出血誠拜章陳懇冀蒙 恩許
伏承 徽旨乃以勿辭察職爲 答有若以臣循例
辭職者然臣於是愕然失圖悶鬱抑塞誠莫知所措
也臣之情惘旣已悉暴於前書今不敢更爲煩縷而
臣之宜退不但臣所自分此實通朝之所共期許者

也以言其老耄則齒過八表衰朽已極形骸雖存精
力都亡應接之際多所遺忘視聽之間僅免聾瞽老
耄至此決無居官任職之勢當退者一也以言其癯
病則素患痰火到老增欲引飲無筭漸成消渴咳喘
虛汗日夜呻痛羸瘁憊敗長委枕席癯病若此斷無
就列陳力之望當退者二也以言其爲人則至愚至
拙庸駑莫甚全昧學識不閒事務濫蒙 國恩累叨
匪據而莫非尸素之一裨補及到今日猥居崇秩其
不似之謂無用之謗已自盈世雖在少壯之時猶當
廢棄况茲老病旣甚者乎當退者三也臣之當退於

公於私事理皎然有何一毫可疑之端乎歷考前史
年老致仕者班班可數而逮我 聖朝陳乞休致而
自 上許副前後非一則今臣此請 邸下之所以
不卽 俯許者抑未知以何故耶竊觀古今耆舊之
臣雖欲退老而有所不得者或以德望見推或以才
猷委任國家倚以爲重朝野咸惜其去經史所謂詢
茲黃髮杖以造朝等語正指此等人也至如臣者無
才無德卽一庸夫虛假簪紱徒費廩祿置之朝端有
損無益使之納官退屏萬萬得宜舉國之人皆曰可
矣其誰曰不可哉且臣宿病之外添得寒感伏枕昏

涔生意頓盡旬月之內實無復起之望日者 太廟
奉審之時臣以提舉未得進叅致有 稟達變通之
舉已極惶悚而至於金吾議讞開坐之間輟摠府宿
衛替直之苟簡莫非以臣之故則臣之恐懼不安到
茲益甚提舉之任幸蒙解免而惟此兩府亦何等重
地而使臣虛帶不卽遞改畱時引日一任其瘵曠乎
當此 聖候諸症有加無減百僚憂遑之日豈敢以
微末私懇仰瀆於 侍湯之中而祗緣臣情窮勢迫
萬不獲已茲敢冒死更籲於 貳極之下伏乞 萬
明俯垂矜燭察臣老病已至於垂歿知臣情願實出

於至誠臣本職及兼帶諸任並卽鑄削毋使兩府一日瘳曠仍令銓部勿復檢舉特許致仕退老俾終餘年以全天地生成之德千萬仰祝臣之此書剗瀝肝血而喉司不諒連日見却方切悶鬱不意此際以摠府闕直召牌降臨而臣寒感之疾比更添徂火熱升降眠食俱廢跬步之間亦無以起動嚴召之下未得祇赴臣罪至此實合萬殞茲敢附陳書末以請譴罰伏乞亟治臣違慢之罪以肅朝綱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惶實祈懇之至

擬上疏

伏以臣等屏黜未幾收還有請誠是意外如使臣等病可以運動隨叅於伊日庭請而同承左右可乎世弟可乎之教則停罷詢問之際唯諾之應必不在諸臣之後意見既無異同罪罰豈可獨免伏乞聖明亟令還加削黜之律以靖私義千萬幸甚臣等俱以年踰八旬之人氣息奄奄幾無知覺凡於時政得失聾啞久矣若其納君無過之誠抵死笨篤至於近日事不勝慨惋於中茲敢同聲仰籲以冀聖明之財處焉向者筵中患失無耻之人以建號立廟事猝然陳達諸臣和應相繼強請致有會議之命茲

事已有 先朝處分是豈今日臣子之所敢提起者乎噫帝王之孝與士庶不同繼志述事無所差違然後方可謂之大孝 殿下爲私親之情曷有其極而卽昨三載一未嘗以此等事 詢及於臣隣者亶出於遵守 先旨不以私害義之至意則舉國臣民罔不欽仰 盛德彼一鏡者亦豈不知而唯是急於要恩不遑他顧自以爲主張此論則寵靈可以獨專忠謹可以箝制不唯背負 先朝而已並與我 殿下繼述之本意必欲垂損而後已其罪可勝言哉及其原任大臣之獻議辭嚴義正忠赤可見追 先王報

殿下之義蔑以加矣鄭亨益朴弼正及多士之疏繼而抗論公議難掩而或恐 聖明之開悟乃敢以凶言醜說詬辱大臣及諸臣罔有紀極况其所證古史及 國朝之事橫援巧飾一不相近此則 日月之明想已 俯燭其情狀也自有是事 聖明深加慎重至使會議臣等唯冀博詢廷議務歸至當今者竊伏聞停其會議只令廟堂稟處而首相之劄與原任之議有異云臣等雖未詳其措辭之如何而果是反經之論終若得行則 殿下慎重之初意願將安在百世之譏議無辭可解豈不大可懼哉伏願 殿下

仰念 先旨之難改俯察經禮之至嚴堅定勿撓以
全大孝以光 聖德焉臣等固知一言脫口鋒鏑叢
身顧以 先朝舊物目見 朝家乖舛之舉不忍泯
默茲敢冒死進言惟 聖明平心徐究 俯察老臣
丹衷血悃出於憂愛之至誠悲其志而裁其罪焉

代錦山儒生請三賢書院 賜額疏

伏以書院之疊設者有禁禁之誠不爲無意也而其
中有當禁者有不當禁者不分當禁不當禁而並禁
之則誠過也其人不必廣祀則當禁其地不必立祠
則當禁不必廣祀而廣祀則濫不必立祠而立祠則

瀆瀆與濫所以皆當禁也廣祀而不至於濫立祠而
不至於瀆者宜若不在於當禁之科而有司者輒引
朝令而一切禁之則豈不誠過矣乎雖然請然後禁
之者誠亦有司者之過也逆疑有司者之必禁而初
不盡其誠以請之則乃爲士者之罪也此臣等之所
以歷論當禁不當禁而敢冀 聖朝之特恩者也伏
願 聖明垂察焉竊念先正臣宋時烈宋浚吉俞滌
道德學問之實事業風烈之盛國乘書之矣輿人誦
之矣 殿下亦旣明知而尊尚之矣固非臣等蒙學
淺識之所敢論抑亦不必論矣所欲論者特本邑之

不可無三賢者之祠國家之不可以禁令並禁三賢者之疊祀於本邑爾時烈浚吉之遊於本邑蓋非一日杖屨之所而有所謂山泉齋者卽棨所居之堂也三賢者相聚於是而講劇於是遊泳於是家禮源流編次於是一時士大夫從遊於是道學文彩照耀一邦布衣韋帶之士於是乎聞風而起而彬彬爲絃誦之鄉矣到今幾十年來時世寢遠矣事蹟寢昧矣講學論道之風蓋皆邈然其不可尋而人士之遊於此者尚皆咨嗟感慕喟然而歎曰此三賢者之所遊也其遺風餘韻之感人深者有如此也於是士子之居

是邑者相與齊聲協力謀所以爲妥靈之宮而是祠之建始有年矣嗚呼本邑而無三賢之祠則是猶無三賢也建祠而不得 聖朝之恩額則是猶無祠也使三賢而不可祀則已苟可祀也俎豆所設宜莫先於本邑他邑之有祠無祠固不必擬論於此而所不可知者特 朝家之禁令爾是祠而可禁也則將謂其人之不必廣祀耶抑謂其地之不必立祠耶若謂之不必立祠則是地之不可無三賢者之祠如前所陳若謂之不必廣祀則且有說焉凡爲賢立祠者其例不一所生之鄉則立祠所居之地則立祠居官莅

民之邑則立祠衣冠所藏之士則立祠甚至於暫時
杖履所及之域則立祠而一處立祠者有之三兩處
立祠者有之隨處而皆立祠者有之是特係乎其人
功德之如何後人尊慕之如何功大而德盛者無所
往而不可祠也同尊而共慕者隨所在而皆可祠也
三賢之道德盛矣功業大矣雖比邑而俎豆之蓋亦
無濫於廣祀也而况本邑實三賢相聚講道之地則
豈可以他邑之已有祠而不建其祠也哉既得建祠
則又豈拘於疊祠之禁而使不得列之祀典也哉以
三賢德業之盛廣祀之不爲濫也如此以三賢講道

之地立祠之不爲瀆也如此猶且以疊祠爲限而不
許此邑之立祠則亦豈我 聖朝欽崇先賢風勵後
世之至意也哉伏見 殿下尊賢重道之誠卓冠於
百王而三十年黷昧之是非大明於一朝華陽典巖
之祠亦旣賜 御筆之額而凡係扶正抑邪之道皆
無所不用其極凡爲 殿下之臣而稍慕儒賢之風
者孰不欽仰衛道之至德而鼓舞於斯文之盛際矣
乎然惟於法令之所不許而特許之然後益有光於
崇賢之德而其於勵士林而風後世也亦有非尋常
賜額之比矣臣等所望實惟在是伏願 殿下念三

水村集卷之七
賢之無濫於廣祀察本邑之無瀆於立祠知臣等所
請之出於尊慕之至誠不拘壘祠之有禁不爲有司
之所格特 裁睿斷快 賜華額以示褒寵三賢之
意以慰鄉邦多士之心千萬幸甚

水村集卷之七

水村集卷之八目錄

啓

左水運判官俞正基後妻申氏請離異啓

因宗伯以申女事陳達 前席避嫌啓

俞正基後妻申女請勿先究覈依前所請特許

離異啓

因大司憲宋相琦所見不同引避請遞臺職啓

諸臺處置

五條啓

請趙泰億罷職不叙啓

議

顯宗大王追上徽號當否議
書

上尤齋宋先生問目

答洪叔範書

賀李泰卿陳疏北竄書

與西溪諸生辭院長書

與明眼上人書

邀三一子書

序

醉默堂夜會序

拙窩日錄序

黃溪錄叙

黃溪日錄叙

史家割榮叙

晉州營將先生案叙

走筆贈別蔡同年禹瑞歸嶺外序

歌行六選序

載籍錄序

贈別曹道卿序

斗回子詩稿序

耆老所稷帖序

高崖集序

花谷書院節目序

水村集卷之八

啓

左水運判官俞正基後妻申氏請離異啓

我國無出妻之法故雖有悍妻惡婦莫敢相絕以至於喪家而滅倫者多事之痛惋莫此為甚左水運判官俞正基後妻申氏性情乖戾言行悖惡怪愕之舉不一而足初以詬辱其夫為能事仍復上及於舅姑終日發口無非辱說而其所為言慘不忍聞又以汚穢之物和於祭酒作亂於祠堂祭席等物盡為裂破正基據禮聲罪告祠而出之矣其後來托於其前妻

之子正基因救子病將留子家申女知不相容又發
恚怒中夜單身步行出走女子失身莫大於此正基
雖已告祠出送不可不呈官顯黜以正倫常故枚舉
前後罪狀呈禮曹請其離異則禮曹以國典所無論
題不許正基乃是俞家大宗一門宗族共以爲失身
悖亂之女不可使主宗祀五十餘人聯名呈單復請
離異則禮曹又爲論退不許今此申女悖惡之行比
隣同閨無不洞知亦有目見親聞而傳之者一國喧
藉昭不可掩離異之法雖無令甲之所定曾前因夫
家呈狀許令離異者亦多有之如此罪惡貫盈之婦

女從其告狀使之斥絕在禮當然該曹雖不得擅斷
所當稟 旨許從以爲正倫扶常之地而不思變通
終始膠守實未知其得當也今若不許離異則正基
私家之乖亂流禍雖不足卹其敗倫常而壞禮法大
矣將何以正風化而明綱紀哉請俞正基後妻申氏
令該曹特許離異考法處決以正其罪

因宗伯以申女事陳達 前席避嫌啓

臣以俞正基後妻申女離異正罪事論 啓蒙 允
矣伏聞昨日宗伯入對更以申女事有所陳達 前
席語秘雖未得其詳而槩其所達與臣所 啓意見

不同臣不勝慨然也申女悖惡不道之行事狀昭著
舉國喧藉人所共憤爲日久矣蓋聞正基告祠出送
之後卽欲呈官請離而其子彥明以死力爭以致十
五年之延拖被出之後悖倫不測之舉不可勝紀素
不孝於其所生之母母子之間有同仇讐故不歸本
家而寄寓於京中其兄之空舍其舍挾室有無賴常
漢日夜聚會賭錢酗呶雜亂無比其兄來見大駭驅
逐禁止則申女因此發怒與兄鬪鬪手自放火於其
室隣里見火驚救則申女出而大唱曰吾自焚吾舍
誰敢來救乎隣人皆却遂爲灰燼其悖亂怪愕他可

推知至於黑夜深更單身獨出步穿街巷遠往他洞
若遇強暴必受污辱其所失身何異失行同閨咸覩
莫不唾罵其夫所告前後罪狀不啻明白毫無可疑
之端則有何查問之事乎今若查問申女箇箇發明
則將不免使其夫對辨兩言旣異則將從其發明之
言而伸釋不治乎將加刑兩遭而取服歸一乎揆以
法理究覈之舉終有所不可也况不信其夫之訴而
使妻證夫關係綱常凡爲人父者以其子悖惡舉狀
則勿論已出與養子一從其父狀而施行本無究問
於其子之事今以夫告妻之惡行不許聽施將加查

水村集
辨則此何異於不信父告而更問於其子者乎其傷
倫紀而敗風教莫大於此世間安有如許道理耶或
者以爲夫婦配體與父子君臣不無稍異此亦甚不
然聖人定爲三綱其義至重且嚴安可分輕重同異
於其間耶且離異之法雖云國典之所無而大明
律刑典妻毆夫條夫願離則聽昭然載錄 國朝刑
法一遵 明律則此亦國典也何以云非國法也只
曰夫願離則聽不言查究者蓋以其夫所告不可置
之疑信而更問也法文本意豈不較然明甚哉或者
又以直加離異則世間反目之類將接跡請離爲慮

此亦有不然者罪惡彰著世所共知則聽事跡暗昧
人所難明則不許政理當然無可疑者爲慮後弊而
一切膠柱則無亦近於因噎而廢食耶今此申女之
罪一世皆知其夫舉狀合族呈單臺閣論 啓而猶
不許從必欲採聽惡婦之口以定其是非然後始許
離異臣恐從今以後悖妻惡婦雖窮兇極惡而其夫
無告訴之路 朝家無正罪之道其爲風教之害可
勝言哉臣雖無似旣忝風憲之任苟有傷倫敗紀之
類舉劾正法乃其職耳臣之所論自以爲執法而今
者典禮重臣所見差異以先查後離更陳得請臣之

水木集
妄論之失著矣何敢晏然於臺次乎請 命遞斥臣
職

俞正基後妻申女請勿先究覈依前所請特許

離異啓

左水運判官俞正基後妻申女令該曹特許離異考
法正罪事論 啓蒙 允矣今因宗伯奏陳有嚴加
究覈後議定離異之請而又復蒙 允臣竊以爲不
然也凡爲國之道不出於禮法二者禮在其先法在
其後法者所以佐禮者也欲行其法而苟害於禮則
寧舍法而取禮此誠爲國者之所宜慎重處也宗伯

之意蓋以罪犯不道不可輕斷宜先加查問然後許
離此則守法之言也臣意以爲夫告妻罪事異訟辨
倫紀所關宜卽聽許此則據禮之論也各自有執所
爭者公宗伯之言亦不無所見此 聖上之所以始
從臺 啓而復許宗伯之請者也第念以夫告妻與
凡人之相告不同與父告子罪主告奴罪少無間矣
法例旣無以父與主之所告更問於子與奴之事今
安可以夫所告更覈於其妻以啓無前之例而爲傷
倫敗紀之歸乎若使其夫獨告其妻之罪則容或有
愛憎之偏讒訐之誣而難可聽信者至如申女之罪

狀繼有同宗五十人之呈狀則許多宗族豈循其夫一人之私而以暗昧不明之事齊起告官乎且其乖戾之性悖惡之行無所不至之狀既已彰著一世無人不知則穢物和於祭酒辱說及於舅姑雖是人理之不忍爲者而曾謂申女之不作此罪乎其夫發狀舉宗合辭一國齊憤則其爲罪惡不待查問而固已明矣事既無疑則將安所查且查覈之舉其路無由申女納供必自發明則將於何取證乎子女奴婢既不可問此外他人非所干預勢將只使其夫對辨夫婦相訟兩言各異則當何以查得而明之耶所謂查

究恐終歸虛而不成也若其罪犯十惡律應處死不問直斷在法不可云者此誠禮與法相礙之處而臣之所爭者亦在於此矣與其有失於禮寧失於法倘以不查而處死爲重難則宜加叅量減死勘罪亦無不可也 大明律刑典曰夫願離則聽離異聽許旣已昭載於律而爲慮後弊不從其夫所願先行查究甚違法文至於使妻對訟其夫豈不大有乖於倫常哉三綱並立其義至嚴何可一朝壞了而不復卹耶不行查究失於法者最微不顧綱常害於禮者甚大請還收俞正基後妻申女之罪先行究覈之 命依

前所請 特許離異勘定其罪

因大司憲宋相琦所見不同引避請遞臺職啓
臣以申女勿先究覈離異勘罪之意有所論 啓矣
今者長僚以所見不同至於引避臣不勝瞿然而繼
之以訝惑也夫離異之法雖不載於大典而 大明
律夫願離則聽者既是律文則是亦國法也申女罪
惡彰著無疑其夫之願離論以禮法乃是正當底道
理朝家宜卽許從而該曹之當初不許已無所據至
於今日必先究覈然後方可舉論離異與否云者此
尤臣之所未曉也申女之罪其夫發狀合宗呈單其

當絕之事非止七去之惡則其離異當否何待究問
而始可知也凡人有告必先查究而後從之者指等
閒爭辨者而言也豈夫願離妻而罪狀已著者之謂
也且臣之直請考法正罪者非不欲究覈也其路無
由故也其夫旣不可使對辨子女婢僕復不可問而
長僚以爲宗族諸人可問也宗族五十人旣已合辭
呈單則更何所問耶旣無可問之人而將行究覈之
舉此乃必不成之事此臣所以直請勘罪者也且其
罪犯甚重而旣難查究則直勘歿律恐涉重大故臣
以忝量定律未或不可爲辭此指前頭朝家處置之

道而言非臣直請勸以此律也雖執法之官只當隨其罪之當歿當生而論豈有唯言其歿而不得言其生之理耶其子方在憲職而且是僚臺則論其母罪太慘礪云者其在人情誠有是矣臣之初論之日心切惕然而事既當論終不得已也然臺閣事體同僚有罪當誅則亦當請誅只觀其罪之有無而已何論其身與其母耶臺體有傷之說臣亦未知其可也臣之愚意只在於明倫紀正風教而所爭者公不知其他長僚之非斥一至於此臣何敢一刻仍冒於臺次乎請 命遞斥臣職

諸臺處置

近來朝議橫潰是非靡定禮讓掃地摺摭成習識者之寒心久矣兼文學李堦臺疏所論不必深怒而攙入別語顯加凌藉既書臺望反謂沮抑副校理金興慶當初疏斥可謂得體而及後再辨未免效尤至於掌令李翊漢則僚疏所斥顯有指的而不待 批下急急投疏有若訟者之赴愬而強欲分謗於同僚藉重於銓郎如此可駭可笑之舉前所未有今者所爭有何大關係而彼唱此答轉益乖激初出於是非之爭終歸於同浴之科若不一併論責稍加懲罰則終

無以靖朝著而杜後弊請兼文學李堦副校理金興
慶掌令李翊漢並 命遞差

五條啓

杭子炤等兄弟絕島定配之請出於正王法討奸逆
之意經年力爭 俞音尚闕臣竊惑焉夫杭則宜伏
重誅而止於磔旬炤等當坐孥戮而並貸其死論以
邦法所失已大而末減島配之典猶不舉行任使逆
魁子姓自在於田廬失刑之中又失刑焉非但三尺
之法職此而廢墜將使亂臣賊子無所懲畏其所關
係豈不重且大哉決不可曲加私恩枉屈公法請還

收炤兄弟放歸田里之 命亟 命絕島定配

國家取人唯在科舉若有一毫不嚴之端則不宜苟
存其榜也明矣今番東堂文二所榜出之後曉曉之
言無所不至而既無現著之事則雖不足取信至於
策題預出考官既已自服預題傳播士子亦皆承欵
無論有情無情此實可駭之事其在嚴科場杜後弊
之道決不可仍置其榜請今番文二所初試罷榜
日昨 上候未寧時因筵臣陳達有節目刪定 啓
下之事其所刪定率多煩文末節雖非大段關係而
既係變通則亦不可以一時所見草草刪改且其中

或不無有妨事勢者請令廟堂另加商量更爲
定

近來官家折受之弊最爲病民蠹國之害今此所安
島折受官家之失臺閣力爭大臣陳達而 俞音尚
閔臣竊慨然也此島旣是禁營買得之地亦關海防
陰雨之備其所設置非如各衙門公屯只取收稅補
用之比尤不宜任他折入於官庄而今者遽 命折
受不復持難輒以非今初始爲牢拒臺章之端噫當
此天灾荐臻民憂孔棘之日雖 祖宗朝流來舊規
固當度時量力務存節省况軍屯之折給官家又必

非 祖宗成憲乎官庄與營屯公私輕重之別不翅
較然而爭執已久 天聽愈邈其壞國體而累 聖
德爲如何哉請 加三思還收禁衛營所屬所安島
官家折受之 命

國家財用無非出於民力則爲人上者固當制節謹
度毋或濫費而苟有所需亦必關由喉司申 命有
司使外廷之臣曉然知用處然後舉措正當道理明
白而近伏聞自內間凡所需用中官直爲分付於該
司下吏則各該司只憑其言奉行不暇此不但大乖
於官府一體之義設或不幸自內所用者不能無褻

恩私惠之歸而該司怵於上命而汲汲舉行外朝
漠然不知而匡正無階則此豈聖朝防微之意亦
豈貽燕垂裕之道哉况官屬之操縱財貨之耗竭理
所必至其爲弊源莫大於此請自今以後內間所需
凡物必先分付喉司奉旨舉行事定式施行

請趙泰億罷職不叙啓

近來朝論歧分風習大乖臺閣公議之地便成伐異
之場若以言路之故任其自恣則其爲害國家可勝
言哉頃者前持平趙泰億以人類所不容事理所必
無之罪一日之內搏擊三從臣此實清朝之大變也

果使三臣者真有其事則罪不止於削版理當按問
正法而覈處命下之後反作引避之資預塞查辨
之路顯有周遮之意其抑勒成案必欲陷人不測之
狀固已難掩而至於李東彥事則所謂官奴飯舍之
說此豈人子之所忍爲而仁人君子之所可發諸口
者乎果如其言則泰億平日將斥絕之不暇而其兄
泰一與東彥爲膠漆莫逆之友終始無變泰億不惟
不諫兄絕交身亦以朋知相往來何也且東彥敢言
之風世所共許見忤於人非爲身謀而乃以欲掩世
累沽直結嫌爲辭世累之云旣無所據欲掩之言全

不成說其用意傾險人所共見朝家明查既白之後
不可以臺 啓而置之以長其憑藉陷人之習請前
持平趙泰億罷職不叙

議

顯宗大王追上徽號當否議

洪惟我 聖考顯宗大王至仁厚德淪浹區宇追遠
盡孝有光 宗祏凡在臣民舉切於戲之思而八字
徽號未能彷彿其萬一則夫孰無慕天畫日之憾而
第此追上之舉有不可輕議者 國朝重熙累洽聖
繼神承功德之盛不可殫述而姑以 世室言之

世宗 成宗 中宗 仁祖 孝宗盛德豐功皆可

謂巍卓炳煥而未嘗追上徽號今獨於 禰室行此

禮則豈不有近於豐昵耶且孫以祖屈先儒有訓我

聖考之德誠至矣其尊稱美號何所不宜而今加之

以 列聖所不加則此果合於以祖屈之義耶至若

貞陵追祔固是莫大之禮 先王追孝之誠正名之

義豈不光前耀後而當初謚議固已包舉此義則今

雖欲以此加謚亦恐爲架疊之歸也且伏聞 孝廟

朝有請上 仁廟徽號者 命詢大臣竟寢其議此

豈非今日 殿下之所當法者乎况我 聖考平日

秉德冲謙不自滿假其時廷臣不敢以此妄議稱頌
此又今日之所當仰體 遺德者也茲事至重且大
誠有如 聖教者以愚臣謏淺之見不敢率爾質論
惟在 聖明博詢而審處務歸至當之地伏惟 上
裁

書

上尤齋宋先生問目

先儒之所論辨只當尊敬信而已如或有疑於心
而不爲之究索其理則有乖於思辨窮格之道思之
未得而不爲之質問就正則無貴乎難疑問答之義

矣墮讀楚辭辨證至遠遊篇所論傳說之事竊有疑
焉客之語曰若使夢賚之夕應時卽生則自襁褓以
及強立亦須二三十年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
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明是一朝從天而下便
爲成人無少長之漸也朱子怪之而不敢答其下又
著洪注所引莊子音義傳說生無父母之說以爲古
人之慮已有及此者且曰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
亦以是爲不易之論而無疑也耶末端至曰余之昧
陋而見事獨遲爲可笑已然則朱子之意以是爲信
也以凡淺之見言之客之說杜撰無理涉於齊東莊

子音義虛誕不經近於汲冢朱子必當痛斥明辨以破其謬妄而反以爲信者何耶弟子少讀說命至夢賚良弼意每以爲傳說生長草野高宗不及知故皇天感其恭默思道之誠而於夢中賚之有若舜之師錫天人雖殊其揆一也今見一朝從天而下之說竊不勝其驚怪邃古之事雖有與後世異者豈有人自天降之理耶弟子見識蒙陋終有所未到伏望頂門下一針以辨其惑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子曰說操築於傅巖古人皆以胥靡操築爲說而獨說命註以卜築釋築字卜築卽卜居之謂也敢問卜築爲是而孟子屈子之說皆非歟

漢獻帝之獻字魏所謚也蜀漢所謚卽孝愍也司馬氏通鑑旣以魏爲正統宜乎從魏之所謚朱子綱目似當從蜀漢之謚而亦從魏之謚何歟但考漢獻帝以山陽公卒於後主建興十二年蜀漢之上謚在於先主章武元年而蜀中誤傳帝已遇害故發喪上謚朱子之不從漢謚無乃以未卒先謚爲不可而不用歟

答洪叔範書 乙卯

叔範足下臨江摻手祇今悽黯士中忽致兄十四日
書乃是別後第一消息捧書閱慰如何可言自兄南
遷太夫人安寧而兄之幼子以痘化去兄家禍釁一
何未已况聞此兒當爲季範後者尤可愴然離家遠
謫昔人所悲膝下零落又復如此想兄當之何以爲
心惟願兄達觀自抑毋作蘇子瞻黃州之感也奉讀
來書誇說海上花竹之盛魚錯之饒至以爲極樂世
界湖南風致如在眼前悔不使兄添書臣任墮三箇
字於吾兄名之末今使兄享得如許清福而獨未能
脫此苦海喫千酸而飽百謗也人間萬事真不可預

料亦安知此身之又復飄落於百勝務安之地反以
誇兄耶爲發一笑兄之在謫已逾月矣掩門無事近
讀何書弟比來喜觀柳儀曹文集其文可謂絕佳矣
其醇深渾雄之氣雖少遜於退之而奇峭清警獨邁
千古真所謂傑然者也退之稱其居閒益自刻苦務
記覽爲詞章而子厚亦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
文章子朱子曰柳子厚却得永州力後之論者多以
爲子厚謫永州十年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
爲文章此言得之矣第觀其貶謫以後諸書並從司
馬遷報任少卿及楊惲答孫會宗書中來故悲愴嗚

咽之旨令人斷腸羞縮不平之氣溢於辭表茅鹿門
評之曰予覽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廣達蓋
由于瞻晚年深悟禪宗故獨能超脫較子厚相隔數
倍嗟乎子厚固不足道而子瞻亦何足稱耶子厚撓
節佞文見棄公議其操履可知不能處窮搖尾乞憐
無足怪者子瞻素性浮華本無定力而積年南遷濱
於死亡心醉禪學其爲超脫不亦陋哉今吾兄早登
師門發軔正路儒言經旨夙有聞知直道行已斐然
狂簡故能不畏不測之禍敢言難言之事獲罪流竄
士林增氣其榮多矣又能中心有得外累皆輕造次

顛沛與仁不違死生禍福唯義之歸其樂大矣及見
來書安於窮厄順受天命無一分戚戚之態此真可
謂廣達矣此真可謂超脫矣若以兄書較諸蘇柳相
隔奚翅千百倍哉故人之情敢以爲賀雖然自古博
學文章之士多從窮約罪廢時激發成就來故我朝
盧蘇齋坐遷以後十年讀書以成其文章兄之讀書
政在此日可不勗哉海上亦有佳山水能如永之鈞
鉏潭袁家渴者否如有之幸願一一爲記寄來洗我
塵眸且使後之評者讀而稱之曰此却得務州力豈
不美哉東里寄詩及兄之和章俱佳諷詠不已兄之

盛意有難孤負敢以拙語屬而和之恐况兄海外奇
玩願兄一覽而屏去也鳳兒無恙善飯已極可幸况
得寄來七言絕句不覺驚喜過望初頭下筆可見其
才送荆軻一絕造語豪健氣象長遠益可喜也蘭芽
茁土已聞馨香驥子墮地能自超驥此兒長成則晉
叔爲不灰矣唯願兄擊蒙善導毋奪其天分幸甚幸
甚初學可教莫如李白唐音五言短篇清灑絕妙者
而弟家無寫本後當抄選以寄繕寫不易此則兄或
可辨耶弟與漢儒伎倆依舊而最是家兄及于麟宿
病一味沉綿以此憂惱耳洛耗聾聵無可言者相公

所招問者轉相告引趙司評昌漢氏之子被逮有日
又聞洪九範者及李姓士人亦方囚繫但未知其對
之以何辭而將何以處分也北使前者纔旋後者又
至風聞復有踵來者漆室之憂不但爲其供億之難
而已西疇春色今又向闌自公退食何嘗不撫松盤
桓喟然長息耶直休遠根諸兄行後寂無音塵此情
益切邑邑鄭胤卿弟每意以爲一拙箇秀才能有如
此風流耶弟可謂失之子羽者也其姬之能抱嬰兒
訪兄可謂奇矣兄之筆端畫出宛如目覩何其善形
容至此讀未及半捧腹絕倒幾乎折腰當與善鳴相

對而讀以助一場笑資也

賀李泰卿陳疏北竄書

昨得宋生奎煜過訪知足下應 旨進言大觸 天怒投竄塞北僕始聞而駭中而悲終乃大喜蓋將暗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未見疏藁未知其辭云何而得罪至此若只訟辨師寃而已更無他端則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之欲一叫闈者蓋已久矣今日之以言獲罪者亦已多矣足下拜疏之初必以譴逐自分而親戚知舊亦皆以此預期則塞外之配固其所也無足怪者第惟遇災 求言之下旣開不諱之門

爲師訟寃之章亦有可恕之情一言回 天雖不敢望罪責之加意謂差輕而竊聞上激 震疊之威將陷不測之誅幸有大臣爲之請者得減死流竄不意聖明之世累見如許事也吾是以始而駭也足下嘗語於僕曰自吾師門負譴以來吾已受教於慈堂矣慈教丁寧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汝爲師門地盡其力之所至無少屈也吾已許汝矣吾是以願得一言於朝雖因以獲大罪吾不悔也僕嘗爲之感歎曰足下之慈夫人賢於范母遠矣今足下上不負慈教中不負師門下不失信於朋友足下賢乎哉賢乎哉然

而足下當喜懼之日而違定省之歡絕塞投荒回望
庭闈太行孤雲心事如何行路聞者亦皆嗟傷况平
生故人如我者哉吾是以中而悲也士生斯世氣節
大矣而從古以來能不失氣節者有幾人哉今夫平
居譚論以氣節自許者亦不少矣或曰吾可以伯夷
矣或曰吾可以朱雲矣其言凜然有若斧鉞當前而
不動一髮者及乎禍難之來其利害僅若毛髮而蓄
縮畏懦噤默而退者皆是也獨自我師門之禍氣節
之士何其多耶公卿朝士之貶黜禁錮者姑置不論
韋布之士抗言于朝得罪流竄者踵相接也今足下

又復作焉能不挫其氣不撓其節抵死罪而無變也
此真可謂斧鉞當前而不動一髮者苟非素樹立卓
爾何能如是哉身雖窮阨而其節益著罪雖深重而
其聲益彰將使增彩於師門有辭于后世則足下之
竄非累也榮也吾是以終乃大喜也禍患相唁朋友
之道况足下辭別母兄離絕妻兒遠竄於數千里窮
荒之外可唁之大莫過於斯而今吾之心終有所喜
者且丈夫之交不作兒女之懷竊附於田畫之事茲
敢不以唁而以賀也仍記乙卯之春同門生李履卿
諸人共上訟辨之章僕與足下與焉疏入 聖教嚴

斥足下自闕下揖諸生徑歸首谷遯跡田野者四年于茲矣僕不能固窮懷祿未退來作百里之長每見足下窮餓到骨志氣不折私常語心曰吾友泰卿真奇士也吾乃今然後益見足下之奇矣嶺海之外不能死人唯願足下千萬自重塞路懸絕音問難通壽樂堂月夜詩酒之會今不可復得臨紙喟然

與西溪諸生辭院長書

一院之長屬望甚重總領多士師表儒林苟非其人難任是責居之者既不可冒昧而請之者亦不可率爾也墮經學空疎士望滅裂所業者章句而已所事

者公車而已則其何敢當此匪據自取譏侮乎若以一時守土之故欲使承乏苟充則尤有所不可也縣官與院長責任自別修舉學校培養人才縣官之責也教道青衿成就學業院長之任也縣官之職既受朝命雖云不稱猶可勉勵至於院長世自有人決不在我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其旨嚴矣可不畏乎若又以爲使之兼察則庶有益乎保護俎豆之事云爾則亦恐未之深思也墮雖不佞數嘗奉教於君子矣尊賢慕德之誠自謂不後於恒人佩符茲土瞻拜儒賢妥靈之所景仰之意藹然興感其於崇奉之

舉唯力是視吾豈可以院長之兼不兼有所輕重厚薄於其間耶南康舊規雖蒙引喻朱夫子之事吾豈敢當之哉諸賢來貺之日迫於敦勸辭之未力反而思之終有所不安者故茲敢畢陳鄙懷

與明眼上人書

向邀雲裾幸蒙左顧初對法儀襟期自淨乍接軟譚昏濁皆空塵埃簿領之餘得此半餉清晤真所謂苦海中甘露灑也第恨良宵易闌杖錫難淹未得細叩玄機而益聆妙旨也昔王右軍拜會稽內史與支道林爲名勝之遊韓文公刺潮州遇太顛師或召至或

造廬至畱衣服爲別自古聞人韻士皆有方外之交與之外形骸以理自勝豈非以道雖不同而其造詣之高趣味之佳實有所交相感發者耶陸夔聞楞嚴旨意深妙思欲一講久矣今而遇師心竊爲幸况聞和上人以絕塵之標同棲丈室無着天親之會庶可覲止尤自喜也待得室家病憂少間當以小奚蹇驢脫去朱墨飄然相訪於雙林雨花之天一聞玉塵高談虎溪之笑自此始矣

邀三一子書

愚菴自幼耽慕虛靜尊尚黃老志在大道非不至矣

顧緣才識駑下問學無門每讀丹書茫無所解加以稟質柔弱不剛習性染痼難變戕賊斷傷更無餘地罪積愆盈懺悔莫洗今則老矣去成不遠每自抱經長歎而已今者得遇吾君若天幸然朱紫陽論性之言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君乃先覺者也若欲效君則安得不師而學之耶君之言曰斯道也苟能盡其誠雖老可以學得但用功倍蓰耳愚聞是而感悅竊庶冀其萬一而患爲魔難所拘制竟未能擺脫塵緣然此心耿耿不敢一息少捨數日以來自念老病漸深死期已迫誠恐一朝

溘然終抱遺恨願得更承至教講定入道之門路而累蒙左顧輒值煩撓一未得開懷而罷深可惋歎幸望乘閒夜過與之聯枕展此丹腔敬聽玉音千萬翹跂

序

醉墨堂夜會序

天運四序物色少生態之時人懷百憂塵世罕開口之日浮生若夢之歎豈不哀哉古人秉燭之遊良有以也况復高山流水不易得者知音明月清風隨所遇而爲主是用乘舞雩之餘與會醉墨之高堂臭味

六才集
同乎芝蘭襟期照於冰雪抵掌雄辯勢莫當於雕龍
聳肩豪吟才共擅於倚馬填篋迭唱主客兩忘傲睨
天地之中放浪形骸之外于時和飈習習芳夜遲遲
金壺水催曙河落於天半玉缸花撲春酒暖於人間
既暢觴詠之懷相與枕藉而卧蘭亭之會已矣肯羨
曲水之流赤壁之遊樂乎不知東方之白

拙窩日錄序

初名焚香
告天錄

余生於 仁祖庚辰至于今三十二歲矣凡人年逾
十歲始能知人事以此言之余知人間事者僅二十
歲耳中間無幾何矣而既失怙恃復喪姊弟故舊親

戚零落大半眇然後生已作 三朝舊民矣噫余年
始二毛而猶如此若更至於五十六十則不知當復
見幾許世變耶古人滄桑之喻夢幻之比良不爲過
亦足悲夫向來公私人事耳目所及身親所履者不
爲不多矣顧未嘗筆而錄之故遺忘殆盡茫然不記
每有考驗輒昧昧無徵深可惜也家而不可以無乘
有如此者則况於國乎諸葛孔明之不立史官抑獨
何哉余之有志於日錄爲書者有年而病懶多憂作
輒中輟乃自今歲立春始爲一冊逐日書其甲子仍
於其下記風雨裁祥天時人事上焉而朝家之大政

令下焉而一家之有吉凶吾身之行蹟云爲親故之慶弔過從一日之間悲懼憂樂事無大小罔不畢錄以備他日之攷焉嗚呼昔司馬公嘗有言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趙清獻亦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于天余自少日聞其風而悅之願躡其塵而瞠若乎後矣點檢平生其不可對人言者多矣况敢望告於天乎若不能猛加警省更進一步則頽惰放肆終不免於小人之歸而爲二公之罪人也必矣余用是懇遂因茲錄以寓日三省之意題其面曰焚香告天錄非曰能之願學焉我 聖上

在位之十二年辛亥歲斗建寅西河任墮大仲題于木覓山陰愚拙窩

黃溪錄叙

黃溪湖嶺之交一小縣也介處山峽土瘠而民貧邑殘而俸少吏於斯者皆薄之而不樂也余於丁巳冬由殿中例遷出除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是豈不可爲政耶况余祿仕也而懷印佩符有社有人則國恩可謂厚矣思所以報國酬恩者唯有盡心力之所至無負職責焉耳昔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夫子猶有賊夫人之責今以余之不學無聞遽

才力集
作百里之長其何以分憂布惠莫安一境哉雖然余嘗奉教於君子矣居官之道有三曰清勤慎清與慎只在心上工夫至如勤之一字不可以徒行焉縣邑雖小百責俱萃故典所遵其規不一事有大小輕重之分務有先后緩急之序苟或昧昧於此而徒欲爲勤則猶治絲而棼之鹵莽滅裂之患作矣豈曰能勤哉余故於茲邑錄其所當知者筆爲一冊名曰黃溪錄一縣瞭然闕卷在目規制之美惡攷於是政令之得失由於是則是錄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知之非難行之惟難戶口之耗何以息之田野之荒何以闢

之賦役之煩何以寬之絃誦之廢何以興之武備之弛何以修之獄訟之寃何以平之吏胥之姦何以懲之歲饑民困才疎政拙莫可以下手者時一展卷輒自茫然祇欲撥棄朱墨長嘯行吟於冷泉鶴樓之間以寫我憂惟我吏民不比我於孟東野溧陽之治則幸矣龔黃召杜之績非所敢希也歲戊午春三月旣望書于近民軒

黃溪日錄叙

日錄之作余志宿矣或病懶而廢或紙匱而輟半世所經歷今而昧昧無徵惜也噫環顧一身多可罪之

事無可紀之蹟筆之瑣瑣開卷足羞第惟人之尺璧
非寶而已之小璣可寶則是書也人雖欲覆瓿我獨
不可藏篋哉日後攷閱迺一家乘余竊悔其晚作而
期其卒就也昔遠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余
明年四十矣若因是錄而日三省愆則庶幾有所感
悟而知三十九年之非也耶吁戊午歲臘月立春日
愚拙書于黃溪縣齋

史家割榮叙

文之可喜者莫上於史豈非以其宇宙間事蹟之不
可泯者於是焉始傳而太史氏如扛之筆能使後人

有若目擊故邪余每讀史或改容而敬或解頤而笑
或感頰而歎或流涕而悲隨遇興懷吟繹不能釋信
乎文之可喜者莫上於史也是故操觚之士苟能有
得於斯則其文必磊落奇偉雄健迥麗洗脫塵垢自
爾刮目豈可與陳腐之書讀至千百而專無感發增
益者比哉然而上下累千年汗青山積不暇遍閱而
且瑣瑣之事小小之談只資博覽多識而已不必專
精用力於全編巨帙况其君臣得失之間家國理亂
之際其事非常而後其蹟可觀其人不凡而後其言
可聞史氏之記之也於此尤盡其筆力焉余故纂取

諸史之大事變大言議可以磊磊軒天地者逐則題
目作爲一書上自戰國下至宋氏名曰史家割榮若
其奏疏書牘之類余又有文海編在茲不贅收蓋觀
尼父書經盡刪其煩冗丘明外傳只記其卓異余於
是編義竊取焉壬戌之秋七月旣望鑑湖吏隱書于
換鵝亭

晉州營將先生案叙

乙丑冬晉陽鎮大閱十四邑領兵齊赴旣罷營將元
令德微謂余及安陰宰張君世南曰往在營將建置
之初吾家尊君曾拜是任今吾承乏而又忝焉父子

繼任世所罕有營中舊有先生題名案而紙弊書拙
吾今欲倩得佳筆改其書且以一語題其卷願兩君
無辭也余與張君俱應曰諾仍念是任之設自 孝
廟朝始而修明鎮管之制以復 祖宗之舊 聖意
所存不偶然也况晉陽一鎮以八千兵馬控壓海防
要衝則獨當一面之責隱若長城之望其倚重何如
哉在昇平無事之日訓練精而撫綏勤然後緩急可
以得其力爲將之道其亦難矣後之人將以是案歷
數而議之曰某也嚴某也懦某也明某也昏某也仁
某也虐嗚呼可不懼哉張君旣書其卷而以序屬于

余敢以是弁其首山陰知縣任墮謹識

走筆贈別蔡同年禹瑞歸嶺外序

龜潭短棹任大仲之及瓜竹嶺孤鞭蔡禹瑞之泛梗居然共老非復少年之遊忽漫相逢更作他鄉之別惟君少工詞賦大讀詩書早遊儒賢之門能持謹論正議晚居頗僻之地不避衆嘲羣猜雖云抹撥於當時寧變骯髒之舊習文章憎命青雲桂籍之違甌石無儲白首蓬廬之歎幸因蓮榜之舊契得蒙梅閣之遠臨論琴湖對榻之吟恍然如昨想金遷同舟之役忽已經年逢迎盡懷非無盍簪之喜別離在即奈迫

解綬之行于時遲日江山暮春天地羣巒杳杳興闌赤城之霞雜花冥冥夢罷丹丘之月陶淵明之歸去小舟輕颺杜子美之行葺短褐漂泊相分千里曷勝送歸之情更進一杯彌切臨歧之恨嗟乎流年易邁後會難期嶺樹秦雲可闕歸鴈之字吳山楚水且吟零雨之詩

歌行六選序

自雪樓弇園譚詩五言古體則必曰漢魏七言歌行則必曰盛唐詩家者流至今執作左契斯固不刊之至言哉然以余觀乎歌行四唐各有其佳境若只二

公之信而盡捨中晚則殆所謂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能盡得唐之趣味哉 國朝以詩試士少年操觚者莫不染指於唐而比鮮博覽之儒世所傳習者不過唐音而止耳余自髫髻卽受讀唐詩歌行而癖愛之先人仍命以楊氏唐音高氏品彙合錄而更搜獵諸書凡唐人之作無論初盛中晚遇輒收取不遺作爲巨編二卷以資吟玩只恨得書不廣尚多遺珠耳及其老病江居掩門無事子姪輩以其書博而不精請加裁選余乃取而細繹之其正格有二焉摸寫景物而造語清新者乃其本色譬如禪家之悟派

也論說事情而遣辭敷陳者非其本色譬如禪家之漸派也就其清新拔其尤者曰調響高華次其下者曰風韻適逸就其敷陳擢其最者曰詞理圓活降其劣者曰筆勢瞻暢其奇格又有二焉溫李之綺靡鬼怪真驚世之別調目之曰體格奇麗張王之愜心刺骨是感人之一體題之曰情致精雅合得詩六百八十二首以之彙分爲六而彙內各以四唐爲序揔以名之曰歌行六選是選也初爲業科者作也蓋欲使學者藻彩有欠則專精乎調響風韻以資其高華適逸意會不足則致力乎詞理筆勢以求其圓活瞻暢

水村集
務去俗陋者不究乎奇麗之體格則將何以奪胎換骨也欲回古淡者不歸乎精雅之情致則其何能點鐵成金也余謂詩之體段要不出於斯六者範圍之內苟能各隨其才分斟酌損益沈潛融會而有得焉則以長句而學唐者恐無以加於此也至若李杜二家詩之仙聖歌行諸篇俊逸豪壯復出千古非特壓唐而已此則當盡讀之無事乎抄擇故茲不及焉余非具眼者曷敢曰是選之得其當聊以示一家年少入詩之徑路耳辛未仲夏水村病夫序

載籍錄序

人多有癖癖者病也余無他癖而唯癖於書雖蠹編斷簡獲之愛勝金璧亦嘗自病而已成膏肓莫可醫也自在童孺見有賣書者至解衣而買之父兄之所賜與朋友之所贈遺及宦遊京外之所印得歲加增益雖家貧位卑不能稱意收聚而性癖既深所鳩儲已至一千三百餘卷矣曾作一冊以經典四書儒家史家子家文集詩集詩話小說類聚二家醫家雜家東方儒書文集詩集小說家籍書厨畫厨雜部彙分并一門錄其書目名曰載籍錄頃歲阻飢瀕歿間有斥賣儼屋累遷頗致散亡偷兒之所竊去借人而見

遺忘者亦多有之今閱是錄爲之撫卷歎惜茲加釐
整抹其已失添其新得仍謂諸子曰余家徒四壁所
蓄積唯此而已將以遺諸子孫以作傳家寶汝等須
慎守而勿失也噫古今書籍不翅累萬卷以此所藏
謂之博極羣書則未也且能貫穿乎此亦可以學問
文章矣亦可以功名事業矣只在勤不勤爾汝等勉
乎哉余今眼昏不能看細字精耗不能復強記而每
對古書猶自欣然忘寢食甚矣癖書之病老而益痼
也爲之一笑壬午仲秋下浣愚拙翁書于終南寓舍

贈別曹道卿序

余於曹君道卿有山嵇之誼愛其穎敏而靜豈弟而
剛所知者止此而已今者道卿訪余於密城余倒屣
迎笑款留數旬密之南有郡曰梁山是道卿之曾所
莅也梁之人聞道卿來吏民士庶傾一邑畢至扶老
携幼繼屬於道或獻以酒肴或贖以錢鈔迎拜歡呼
如見父母多有涕泣而去者余於是大驚而異之問
曰子行何德政而致此道卿對云吾豈有德政哉吾
先祖寧耐公昔守是郡實有沒世之愛六十年後吾
又繼守當時遺老存者三人扶杖迎于境見吾而泣
吾亦自然流涕世豈有官民對泣而能行太守事者

乎吾只恐忝辱先德凜凜乎如坐竹竿之上二年而去吾豈有德政哉自是梁民有淳古之遺風故耳余喟然而歎曰吾乃今日始知子所蘊抱者大矣昔者之知子何淺也以子薄試斗縣其效尚得如此如使子居大任布大化所莅者衆所及者廣則仁霑澤被愛戴感泣者當復幾何吾夫子以子產爲古之遺愛子殆近之閔老峰之稱子以當世人才洪叔範之許子以晚歲知己信不虛矣惜乎子有如此之才而屈而不得伸歛而不得舒也抑吾因子更有所感焉凡今之所謂畱愛去思者或畏其貴勢或希其日後假

示媚悅民風多誤今子乃天下之一窮人旣無可藉之勢且蔑可希之事而去官十數年民之眷眷不忘猶一日見子驚喜闔境輻湊如赤子之歸慈母此真畱愛也此真去思也至誠藹然一毫非假則古人之事復見於今矣今子行古人之政於梁而梁人行古人之事於子由是觀之斯民也雖復挽回三代可也孰云古今人不相及而今之世難以返古之世耶嗟乎道卿勉之哉善積者必福否極者必泰天之道也子以曾閔之行抱窮天之痛自屏於深山絕谷之中與鳥獸同羣餘一紀矣天豈有不福其善而不泰其

否之理哉吾見子伸其志展其才必有日矣嗟乎道
卿勉之哉吾亦世之畸人老斥於外媿無以相拯今
於其告別而歸也既感梁人之事仍道其天理之必
復以解其冤鬱窮愁之歎更賦一詩以贈之

斗回子詩稿序

嶺之南有神仙中人焉曰成君以道余少也聞其風
而悅之思欲一接玄範而邈不可得晚守密州遇君
之孫進士彥周始知君爲密人而叩君之始終曰君
字敬修自號斗回子卽忘憂堂郭將軍之壻也種學
績文陞上庠業公車將進取至光海時遂廢舉山棲

專精修鍊啖松葉讀黃庭年九十二無病歸化仙家
所謂解也君豈非海東之異人哉世傳忘憂公討賊
樹勲之後謝病辟穀得仙道多異事君之丹學蓋亦
冰清玉潤之授受相傳者耶余因彥周甫得君詩稿
一冊讀之語皆翛然無塵埃氣非煙火食者所可道
昔漢武讀相如賦而飄飄有凌雲意余於斗回子詩
亦云噫忘憂之從赤松避危機也斗回之逐美門厭
溷世也向使二君無畏忌之憂而遭清平之時豈必
托跡老法之中而所成就但止於鍊氣得仙而已哉
余亦不偶於世者每吟屈子遠遊之篇慨然有出埃

上征揮斥八極之志矣今於斗回子詩三復感歎遂
乃高詠不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之句請
以題飛吟亭者題斗回稿焉 聖上三十八年壬辰
暮春之初水村居士七十三歲翁書

耆老所稷帖序

崇禎紀元後九十二年卽我 肅宗大王臨御之四
十五年己亥也以明年 聖筭恰滿六旬式遵 太
祖大王甲戌故事以 至尊而屈入耆社實我朝三
百年再有之大慶而歷代帝王之所未行也今 上
殿下在春宮承 命寫御帖首題 太祖大王謚號

盖以西樓舊題歲久無傳也次題 先大王尊號俱
係以入社年月承旨禮官卽 奉安于本所耆老諸
臣亦皆陪進翌日拜箋稱賀是年四月十八日 上
特設宴于慶德宮之景賢堂引耆臣十人竟日同樂
酒凡五行五酌將舉 上親賜銀杯一具杯心鑄以
金字曰賜耆老所仍 命五酌用此杯杯甚大而諸
臣不敢辭皆爛醉宴訖諸臣趨入 榻前拜稽申謝
意而 上各問飲多少諸臣以次前對仍請奉 賜
杯歸飲社中則又 命撤御樂而導之於是諸臣頭
戴 恩花前列伶人相與扶醉而出笙歌溢路榮動

水村集
一時觀者填咽莫不聳歎及至掌宴者供以餘饌諸
者臣子弟亦來與盡懼而罷遂相顧榮感曰此事不
可不張大以垂不朽也亟謀作帖子先書 御帖跋
文及五圖仍列署諸臣名爵而繼寫小真又以賀班
宴席志喜諸篇載其下既而又得 御製一律於
先大王陟方之後卽臨宴日所作也諸臣奉玩摧咽
益不自勝敬寫一本弁諸帖首屬臣墜識之嗚呼
先大王以大德臨大位克享大壽以增光 列祖之
盛休而臣等際千載一遇之會共依日月之光采切
岡陵之祝不意 寶命方新 真遊遽遠蒲柳之質

苟存人世未克攀龍而蓐蟻其爲哀恨固萬萬於在
廷百僚而若臣墜尤荷曠絕之 寵眷驟躡卿月之
班叨霑需雲之澤雖糜粉隕結未足以酬其萬一則
區區窮天之痛當復如何今於序帖之文義不敢以
不文辭遂披血而書之如此嗚呼悲哉是帖始於前
歲今乃得成蓋因繪事之久未就終未以一本仰塵
於 先大王睿覽此又諸臣之痛恨無窮者也帖凡
十二其一藏於耆所餘則分於諸家名錄爲十一人
而圖像則爲十者臣奎瑞以退處田廬不得登筵故
也噫稷帖之作世亦多有而若斯帖者固未之見也

此豈但各傳子孫以爲鎮家之寶而已哉將使千百世之後亦得以仰 寧考繩武之烈知臣等遭逢之盛云庚子季夏上浣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叅贊任陞謹序

高崖集序

高崖集者任君詡和仲之遺稿也君少負逸才尤長於詩凡有述作一揮而就使人呼韻應口卽對雖排律大篇亦然詩聲盛播館學試製多居魁旣以詩擢司馬復以表中解額皆高等視一第將若摘髭不幸而陷于奇禍白地浮謗不知自何而起誣捏不測扞

于文罔前後至再暨其究實皆歸虛罔猶以餘孽未蒙全釋北謫南遷累歲宥還世人未詳其獄讞之明脫疑謗終未已遂坎壈廢棄飲恨而沒嗟乎君卽南原節死忠簡公之曾孫也以名祖之裔抱出倫之才使無故而處世則其登第進用豈後於人而卒遇無妄之災厄窮乃至於此自古詞翰之士類多才命相仇之歎而未有若君之甚者古語曰詩能窮人君之窮亦坐於詩者耶嗟乎惜哉君之詩清婉瞻暢多有韻致余與君同宗而晚歲江居適與近巷時有酬唱而相許宿矣嘗聞平生吟詠著述甚富而放逐流離

水木集
之餘大半遺失今其胤子錫垕收合散逸寫爲三卷
來示于余請得一序以作子孫之藏余於病謝鉛槧
中略綴數行弁其卷首而歸之

花谷書院節目序

恭惟我文敬公寒暄堂金先生以佔畢齋金公門人
與一蠹鄭公爲同門友窮經三十餘年泝求濂洛之
緒深闡義理之奧 成廟朝以遺逸徵召拜官不幸
戊午慘遭士禍斯文之痛尚忍言哉至 中廟登極
快賜伸雪褒贈特配 文廟則此所謂身雖厄於一
時道采光於百世者也先生先世本居瑞興續命洞

而且其祖墓在於古治之東是邑旣先生姓貫之鄉
又先生往來省掃之地故粵在萬曆十一年癸未鄉
儒柳得華等剏建院宇於南灘之上祇奉芬苾而未
幾見毀於壬辰兵燹祇存舊基百餘年間闕焉墜廢
無復重修行路咨嗟士林傷歎蓋已久矣邑人金君
宅西有志之士也慨然奮發曰豈可使金先生院宇
終歸於毀棄也倡率同志鳩集財力積歲經營工旣
訖功乃以金先生及栗谷李先生并享焉蓋李先生
不但爲吾東方理學之宗而百代之師也亦嘗按藩
海西其遺風餘化尚浹人心故也當此之時中外士

論莫不洽然而獨有李世範李昌夏柳再春等數人
素以凶黨祖述許蔡毒正之餘論深嫉金君能集儒
林之大事乃取李先生位牌褻席挿樑以金君之名
降付軍籍其所醜辱狼藉李柳等罪固不可勝誅抑
未知當時守土者誰而從他所爲莫敢誰何吁亦駭
矣金君雖遭此逆境少無所挫以爲李先生位牌成
之者我而毀之者彼我豈顧一身之禍害終使先賢
之位牌一任其斥黜而止哉我將辨焉或訴於方伯
或通於賢關至乙未冬金君更來文告于春曹及太
常歸卽復行奉安之禮彼輩嫉螫十倍於前又以李

先生位牌出埋於齋後土中執事生徒俱施重罰至
欲搆陷金君於罔測之地而適爲渠中知罪者所止
位牌則還安於初位金君則尚遊於弄榘噫亦毒矣
今年夏金君率諸生陳疏請額蒙 允因請左相李
公健命爲院長盖人望也從今院中之事仰靠相公
指教而規畫矣嗚呼院宇之旣毀者金君能修之位
牌之已埋者金君亦復之不避禍網抵死成就且院
中節目亦倣栗谷先生之約規而裁制焉匪有至誠
於儒門何以及此誠可嘉而可尚也後之君子能遵
而勿替則幸矣謹掇斯院重建始終事實略識卷首

水村集

以備後考焉

水村集卷之八

